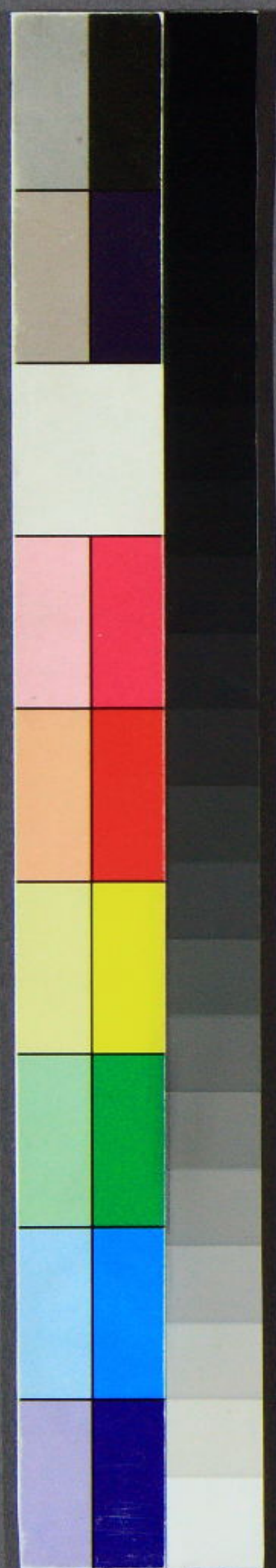


青城集
上

行狀 祭文
墓誌銘 哀辭
碑銘

~16
2390
5



2390
5-5

青城集目錄卷之九

行狀

知中樞府事李公行狀

遲齋金先生行狀

東屏金進士行狀

坏窩金公行狀

墓誌銘

淑人金氏墓誌銘

廣寧李公墓誌銘

進士崔君墓誌銘



青城集目錄卷之九

洪士沃墓誌銘

慶州金義士墓誌銘

縣監李公墓誌銘

白陽川墓誌銘

渭原姜生建恒墓誌銘

贈持平鄭公墓誌銘

敦寧都正羅公墓誌銘

碑銘

永豐君夫人朴氏墓碑

幻菴法師浮屠碑銘並序

興海九隄紀功碑

祭文

祭林華伯養浩文

祭永湖趙公文

祭遲齋金先生文

青城集目錄卷之九

青城集卷之九

昌山成大中士執 著

行狀

知中樞府事李公行狀

公姓李氏諱箕男字靜叔慶州人也始祖謁平其後
 多聞人高祖諱成茂 贈吏曹判書曾祖諱禮臣
 贈左贊成祖諱夢亮左贊成 贈領議政考諱恒福
 領議政鰲城府院君謚文忠公勲業名節具在國乘
 母錦城吳氏監察彥厚女文忠公之副室也公以
 萬曆戊戌十二月十五日生氣宇豪俊識慮深遠文



忠公奇愛之以爲類己嘗製大鵬詩以遺之鄭錦南
忠信亦曰靜叔才氣勝於白沙大爺云 宣祖嘗問
文忠公卿諸子孰可用文忠公以公對時公尚幼也
光海戊午文忠公卒於北青公從母氏守墓於抱川
十餘年斗屋蕭然柴水不給而窮達欣戚不一動其
心 仁祖庚午中進士愚伏鄭公經世以吳氏節行
白於筵席 仁祖命官一子公感激 殊恩圖以身
報時北胡方肆戎馬數警公乃捨文就武求効於邊
朝宰亦以將材薦辛未以功陞資丙子胡亂扈 駕
入南漢躬侍羈勒不避艱險 仁祖泣謂羣臣曰倉

卒之際失予乳女有能爲我求得者乎公請識其乳
媪名卒求得於賊藪以返當送使虜陣人皆憚行公
自請於卿宰曰此行可屬之我乎綾城具公宏遂薦
之 朝假公禮曹判書馳往虜陣將入陣門虜故奪
公馬鞭以試之公正色顧之曰軍中不可無鞭汝安
得無禮虜皆聳然敬服竣事復命 仁祖奇之亂定
命陞資仍除洪原縣監旋移靈巖郡守未幾 命陞
資入爲同知中樞府事兩西新剗於兵瘡痍未蘇又
當燕路之衝虜使旁午列邑疲於供億 朝家難其
任常以公應選戊寅除寧遠郡守辛巳除陽德縣監

乙酉除遂安郡守 孝廟辛卯除白翎僉使癸巳除
理山郡守乙未除豐川府使己亥除信川郡守未幾
移瑞興府使 顯廟甲辰除長淵府使庚戌除祥原
郡守在西者凡十邑虜使入我境徵求無厭少不如
意輒肆詈辱節度使以下莫敢誰何獨至公所恭受
館餼相戒不出一聲公居官常務清淨之治鈴閣之
下寂若無人清白尤爲吏民所懷解官則家無儋石
之儲所居城南小屋不蔽風雨妻子凍餒晏如也公
兄主簿公奎男退居高陽治農自資公家居輒仰食
焉主簿公常戲曰吾弟無我必餓死傳者以爲美談

其遞豐川也載一石以歸常謂子孫曰余平生官力
惟此一石可置我廟前人或比之鬱林石賊适鼎貴
時聞公名固求見公辭不往人或謂公曰彼以善辭
請盍一見而辭之公乃造焉适方坐池邊使侍婢梳
而延公公直入坐取其梳投諸池而責适曰周公大
聖也猶握髮以待士足下何人乃無禮如是耶适遽
起謝然公歸謂人曰适不可再見适亦不復請未久
逆亂作人始服公先見丙子亂時公與主簿公議家
屬避亂之所主簿公曰江都天塹勢必萬全我之家
屬必送于此公曰江都雖固必爭之地不如山峽主

簿公不從送之江都及城陷主簿公兩子皆俘焉獨
公家屬避於山峽皆得全嘗隨使入燕我國婦女被
虜者皆來見泣訴曰我某某家女也幸公歸言使即
贖還公歸絕不一言子孫或有問者輒呵之曰國
運不幸士夫家遭此變難吾固不忍言况令汝輩知
之爲妄言招禍之資耶老而閉眼長卧不問世事嘗
聞一家有兄弟稱貸之言蹶然起坐召戒之曰凡稱
貸云者在他人則可也兄弟一已也已物亦可貸乎
斯言奚宜於吾之家也嘗書遺子孫戒令薄葬仍曰
余年已八十利欲鄙俚之事吾知免夫其自信之篤

如此嗚呼公少以材器舉晚以廉謹稱趾美名家受
知 聖上又值薪膽之會一時名公鉅人莫不推轂
謂可以大用而顧骯髒自守不事苟合以故歷試止
於州縣其除白翎也朝議將以西閩畀之而亦未果
完城崔相公鳴吉常爲之嗟惜不已 肅廟丁巳陞
資憲戊午陞正憲皆壽職也庚申十月十二日卒享
年八十有三葬于抱川花山負坎之原從先兆也碣
文公所自著略書其平生然亦足以想見其爲人也
配開城朴氏王簿悌男女有婦德先公十九年卒子
時憲時敏時一五女適某某庶子時健時憲子世百

世勤時敏子世業世茂時一子世蕃曾玄以下多不能悉記列居畿湖無一食貧者君子於是知公種德之深而清白之於貽後也大矣今 上丙戌官公六世孫百喬謹狀

遲齋金先生行狀

先生姓金氏諱煥字子文號遲齋世籍延安始祖諱暹漢顯於麗朝官四門博士十三傳而至懿愍公諱悌男以 宣祖朝國舅有歿生大節事載國史於先生五世祖也高祖清州牧使 贈左承旨諱球曾祖廣興倉守 贈吏曹叅判諱天錫祖工曹正郎 贈

吏曹判書諱潛考永柔縣令 贈戶曹叅判諱相履以文章行義重於世號蟾曲妣 贈貞夫人延安李氏繕工監奉事諱弘著之女考妣之貽職以先生壽也先生以 肅宗乙亥十二月十六日子時生於漢都之大寺洞宗家四歲遭大夫人喪清羸善病叅判公憫之及就傅未嘗課督然先生幼自勤學及長華聞藉甚雅性恬素淡於榮利於世間一切事務泊如也閑戶潛居專意古經間從槎川李公秉淵爲詩先輩莫不推許而亦非所好也常以爲六經固皆聖人之書而易則更四聖而成書實羣經之祖宗也故其

學專主於易時可湖安公重觀善本義易以遠學稱
先生從之學久之而未得其方於是遍搜諸家凡所
謂佐翼易經者無不討究而竟亦無得焉乃求之於
河圖精思冥索至忘寢食者屢年盡得其奧推之於
易渙乎其四達矣始易家者皆以河圖屬之伏羲八
卦故論方體則序次違辨時義則生成錯而圖若無
藉於易矣金仁山履祥始知圖之四方與文王卦合
而四隅則猶未省其相合也先生始定以河圖屬之
文王八卦四方以正四隅以變象數功用無不相合
而易之本於是乎在矣先生逾益自信用力之篤如

漢儒之專門也積累既久解剥益精傳義之未詳者
先生皆洞釋之無遺叅判公識鑑高明少許可然聽
先生論易則爲之欣然起坐若沉痾去體也戊辰丁
叅判公憂既葬歸原州丙舍服闋之二年銓曹舉先
生爲繕工監監役知故慮先生不出多移書起之繼
妣貞夫人亦勸之出先生黽勉就職未幾用別工作
勞甲戌陞拜司饗院主簿遷東部都事除永平縣令
涖民以誠聽訟以直政簡而惠孚取廉而予厚永人
久而頌之暇則輒展易講究几案之間蕭然若無物
適值乙亥大歉丙子春 朝令設賑先生以邑薄不

能辦賑穀屢請於按使而未見許固求免歸而亦不獲御史之過境者乃以調賑無策 啓罷先生欣然返曰固我願也 上旣聞永民急令御史復馳往賑之至則實無以賑也始悔前 啓之誤先生自未官時已註易數卦至是益勵著述雖寒暑疾病不廢凡三十餘年而成窮天地之故極陰陽之變吉凶消長之幾禮樂刑政之本詩書語孟大學中庸之要一於是而發之書蓋數千萬言名之曰傳義後錄命嗣子繕寫而藏之又有河圖解深衣解並藏于家先生性至孝奉養務悅親志及遭大故年已衰老矣執喪無

違制居常語及先故必涕事繼妣貞夫人盡其誠禮貞夫人安之逾於已出兄弟五人常欲同室以居而貧未能也常以爲恨三弟最貧居隔一崗而猶以爲遠使移家相近當食必與之同待人一以誠信表裏坦然無物我之辨見人有過必正規之已則忘之厚於故舊容其過忤而纖芥不滯於心晚年家益貧朝夕屢空而不以爲憂左右圖書惟以講說爲樂冠帶必整終日端坐未嘗見倦惰之色雖篤老亦然聰明絕人讀詩經三遍終身記之平居簡重寡言笑及論經義沛然若不可遏待問而應如鍾受扣雖與稚昧

言必竭其端不曉不止也先生以壽耆屢承錫爵拜
僉樞同樞府事至登資憲階 英宗乙未十月二十
七日夕考終于點易軒前五六日顧嗣子曰吾將逝
矣遍誦古文不撤氣色逾益安泰將終子弟有問曰
夫子何憾與答曰工夫未足是爲憾也曰夫子六十
年篤工而猶以爲不足與莞爾答曰是何足爲篤工
也享年八十有一以其年十二月七日窆于安昌負
壬之原後四年改葬于癸坐之麓卽點易軒之背也
堪輿家以爲吉故撤舊第以厝之先生以醇雅高潔
之資畜剛健篤實之德志以道立氣以理順不俟操

存而涵養自熟不勞省察而言爲自正平生保赤子
之心始終守處女之行天分旣高矣夙深風雅之工
長篤性命之學沉潛乎經典貫穿乎子史唐宋以後
無理文字未嘗經眼而惟古文是尚其載道也若地
負而海涵其晰理也若毫分而縷析也文章亦偉矣
孝於父母友於兄弟謹於祭祀惠於宗族篤於朋友
儉於衣食內行亦備矣非王道不言非天德不行雜
霸功利之說不敢至於前衰世朋比之習不能動其
心擇術亦精矣退然歸卧於江湖之上窮餓而無悶
俯仰而無忤教授著述樂以忘老晚節益尊矣然此

未足爲先生大也竊嘗聽於先生之教矣蓋曰易格物致知之書也惟聖爲能知易明於人道故也故近而日用事物遠而天人性命無非易也後之學者反乃求之於玄虛窅茫之境故其說逾精而其理逾舛至於識緯術數之言亦必援易以爲重高者足以亂經卑者足以害教易道寧有是哉故易道之不明諸家賊之也及程朱之傳義出然後易道始正聖學復明然程傳專於義理本義專於象數莫得以一之是易猶未得爲斷書也夫易之爲書假象以顯義依數以明理也義理固象數之本也然捨象數而論義理

則猶捨形氣而論心性也烏可得以明之哉然主象數者乃或以占書斷易占固易道之一也然易苟占書而止則一卦繇足矣羲之畫文周之辭孔子之翼何如是鄭重哉且以孔子之聖三絕韋而十翼乃成今之求易者捨是而奚準哉卦變者天地陰陽之變也節候著策之變皆以十八爲度卦之交變并自否泰而來咸恒損益之類十八卦是已逐卦而謂之變吾未敢信也數者天地自然之法也莫神於河圖莫巧於著策大極之一也而分之爲參兩八卦之重也而衍之爲六十四是皆數之自然者也邵子之數謂

清城集卷九
之一家言則可以之定易則未也故卦體宗孔翼卦
變法程傳而數則祖河圖及著策如其言之合也丘
建安之卦變胡雲峰之雜象并吾取之苟有疑於吾
心則雖程朱之傳義亦不敢強信也使四聖之道萬
一有因我而闡發者則雖舉世罪我何恤焉先生自
信之篤如此故卒能卓然有立作為成書以倡絕學
於千載之後於此方可見先生之大者非後學之所
可指議也然先生猶以為義理無窮見識有限書既
成矣而修潤不撤終身孜孜若初學者然觀乎其易
筭前之言可知也於戲其至矣哉安徵君錫倣嘗有

壽序贊之曰高極於象數之原而不以事物為可遺
曠盡於變化之流而不以彝倫為可離鉅包宇宙細
入絲毫道學經濟無所不具後有大賢折衷羣言必
將見採以載易書亦必與天壤俱弊君子以為知言
錫倣即可胡子也先生四娶俱不育元配全州李氏
縣監萬燁之女次配全州李氏通德郎益祉之女三
配德水李氏堯之女并 贈貞夫人四配貞夫人延
安李氏宣輔之女佐先生於貧而無違禮宗黨稱其
賢後先生四年卒取第五弟炫之子載軾為嗣載軾
娶縣監李聖中女有一男鏐四女載軾以大中承學

稍久屬以行治之文大中之庸下豈足以知先生盛德之萬一而僭與於是役哉顧以受恩之深有不敢終辭者謹書平日所聞於函丈者而第其世次以爲知德者考焉謹狀

東屏金進士行狀

公姓金氏系清風諱得厚字子容始名致默後改今名字因之始祖仲高麗令同正四傳而入我朝曰吉通戶曹判書月川君曰順命禮曹判書清陵君曰世英牧使清風君曰彌性僉正曰大臨始落南不官曰柱天避閔寧土賊流寓金山子孫因家焉於公爲

六世五世祖高祖諱德用曾祖諱亨述祖諱義寬父諱重魯安可湖重觀嘗稱以嶺南神童妣盆城金氏萬重之女以景宗甲辰九月二十九日生公公幼而躁九歲學書顛錯句讀又不耐久父怒輟教役以樵菜雖少無可揀十一歲以母氏命學於隣塾一日受四十行衆莫不驚異之父始立日課課公公發憤劬業殆忘寢食比冠已尚其曹偶嶺俗安土交游罕出於境而公獨喟然遐眺懷廣交之志英宗丁卯通信使入日本文士在行者多并一時之選也公乃以癸笈蹇駮從之萊州海上文士無不傾倒推與

於是金布衣之名噪於都下公益厲意進取詞藻敏如宿構每入場屋環立而覲公下筆者如墻然屢躋於南宮乙酉始舉進士年已四十餘矣游太學華聞益盛都下賢士大夫無不掃席待之然公不以自多彌肆力爲文章天才人工各自過人老而格力益振嶺之人士推以爲長善於教授教無貴賤親疎各當其才成材者多以故從學者始居嶺之半焉讀書韻折動人人爲之語曰青田唳鶴金子容公旣負不羈之才垂老無所遇乃自放於詩酒山水遇會心人輒畱連忘返鄉人或訕之不顧也朝士大夫之至于南

者如閔侍郎鍾顯李侍郎秉模金侍郎尚默鄭順興持淳金庶尹履復俞判官漢炅洪判官元燮并一見驩如宿要與共唱和其所謂達句長軸亦嶠南盛事而余亦軸中之一也金侍郎至稱公以嶺南第一人見公之所交游亦可以知公也今上嗣服搜訪俊髦吏部舉公副擬獻陵叅奉而亦不復薦也家故酷貧漂泊就食而親厨不乏甘旨人稱其孝公婦翁仁同富人也田民半州而不能仁其女閔正獻百祥按察嶺南憐公貧欲勒分其財公力辭曰丈夫縱不能自資豈宜掠妻財以腴已閔公竒其言已之是亦

詩苑集卷九
足以見公之介也與人交終始不易然去就甚辨鄭
錫達挾子厚謙勢爲尚州牧欲得愛士名因公門生
求見者屢公終不往後厚謙以逆誅而錫達竄死人
始服公先見少與洪翼敏鳳漢好及其貴盛絕不至
其門沒乃赴弔焉公雖窮居草野常抱忠君憂國
之志適上求言草疏將上旋以父命止甲辰春以
父病不解帶二十餘日親愈而公病矣呼家人泫然
語曰吾若不起誰能養吾親乎因使子邦駿展達句
長軸而曰覺吾胸灑然病甌不廢談文將絕精神不
亂惟視老父之面沒以二月十六日卯時享年六十

一葬于比安機錦山艮坐之原有二子四女長卽邦
駿季子光駿一女適柳英綽二女適呂斗明餘幼公
自號癯仙以貌癯也晚居比安之東屏山下又號東
屏波而都下送誄以哀之者多嶺之從公學者上書
按使請刊行其文集余亦艷聞公久矣幸與邂逅於
達句相視便莫逆也一面之後遂成千古嗟呼惜哉
邦駿纍然杖苴來求公狀余不忍辭也遂依公自狀
及聞於宿好公者序次之待立言君子謹狀

坯窩金公行狀

公姓金氏諱相肅字季潤號坯窩又號草樓系出光

山新羅王子之後有諱繼輝司憲府大司憲 贈吏
曹判書大提學於公爲七代祖是生沙溪先生文元
公諱長生是生諱槃吏曹叅判 贈領議政高祖諱
益熙吏曹判書大提學 贈領議政文貞公曾祖諱
萬均承政院承旨 贈吏曹判書大提學祖諱鎮玉
江原道觀察使 贈左贊成考諱元澤漢城判尹
贈領議政妣青松沈氏 贈貞敬夫人右尹諱廷輔
女以 肅宗丁酉正月十八日生公翌年貞敬夫人
捐世 英宗甲子登進士壬申除 明陵叅奉甲戌
陞掌苑奉事乙亥移司饗奉事丁丑遷漢城叅軍陞

宗簿直長工曹佐郎戊寅除狼川縣監辛巳陞楊根
郡守尋罷甲申爲翊衛司司禦乙酉遷司饗主簿陞
工曹正郎丙戌拜朔寧郡守未赴罷冬丁議政公憂
庚寅授黃澗縣監癸巳遷永平縣令丙申解官歸結
城梨洞墓下 當宁庚戌 特教陞僉知中樞府事
壬子二月十六日考終於丙舍享年七十有六以其
年四月廿二日葬於梨洞負甲之原此其世系履歷
生卒之大略也公天資近道得師於心未嘗以學問
自居而謹守規矩敦行孝弟古君子之學識於其身
備矣然闇然自修無求於外若世之功名毀譽榮悴

得失無一冥諸心而端居京洛類林野靜散之士時
議欲以南臺起之南臺蔭仕極選也有吏部官來傳
其議公遽前執其手以俚諧答之曰君不通我南臺
君必匪人有如掌吏部及旁觀者無不愕然議遂沮
及除寢郎亟出應 命仍不復就舉居官簡澹真率
似魏晉名士腴司膳官視之若浼公會常屏處靜默
座若無人然遇會心人輒移席就之晤言終日不厭
出宰并山水郡也至輒淪井栽樹無異家居民吏兩
忘訟獄以息去則常見思門戶鼎盛而公益謙約自
持弊袍羸乘人不識其卿相之弟相門賓客謙從亦

少識面者間遭非理之加未嘗與之辨邂逅失官亦
無幾微之見乎色平居喜讀易論語老子人或以老
道目公公亦不自解也然公非耽老者也蓋以吾道
律身而以老道避世也公雖澹懷居物然內實嚴於
淑慝之辨見古孝烈忠義之蹟輒感慨泣下不能自
已於其相反者憤嫉亦如之蓋其天性然也於世常
恐其遇事觸發也先自斂避早歲謝舉實由此也意
所不合未嘗曲徇道有難伸未嘗自直口不臧否人
物而衮鉞自形於言外故其心日遠於俗而憾慍不
及之也及遭家難廷論多賴公以紓而於公則議超

常格而用之雖慎伎樂禍者議亦然即公之見推於世可知已然公削跡都下從仲氏於楸下潛居靜玩一如在洛時沉冥自晦與世相忘然聲望之徹於時如少微之在遠霄也庚戌元子誕生上覃慶中外朝士年七十者并許加資而公獨未之與上特獎公知識之有涇渭授僉樞職使即日謝恩上蓋意公尚在洛也公亟來肅命而返公沒而上念公不置屢發之筵席歎未及滌用乃官公庶弟相謙排銓繳而授之公樂善愛才惠好人倫披露情素掃剔畦畛談笑從容風流弘長性不喜貴游雖或見

訪亦不往謝所與過從并寒素之士以故懷才而窮老者多以公爲歸文章不取藻飾緣情起辭情盡則止語并玄悟有味詩亦不主聲律意到輒賦古詩酷愛陶杜之作書法肖鍾太傅世傳稷下體稷下公京居巷也碑版家皆求之端雅古澹可知其有道者書也人問作字法則答曰無他法作字敬而已少時清羸善病以其精於攝養老益充健終致遐齡儉約絕人飲食亦喜淡素一裘挾之終身蠹毳殆盡乃其少時判尹公所賜也一毫未嘗求人筆亦手束以用問學之工老而彌勤夜亦聞誦古文不輟此公行治大

略也然竊聽於世之尚論者徒知公遺世之跡之高而未知其救世之志之深也何以知其然也孔子曰我信而好古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故君子學則古經行則古禮言則古昔古之輔世興俗用是道也今也則不然經焉而宗箋註禮焉而主儀節文焉而尚藻繪謂是之學者舉世皆是也斯并道之末也而其本則弁髦也至如牛李之黨仇崔盧之甲乙均之爲末流之弊而明者亦莫能出其殼也公則所守者古經也所好者古文也禮則從簡非禮之本耶標置以自高辭華以自銜風議以相駕閥閱以相長高足以

擅名達汗足以網勢利衆武之所競趨而公則不屑也安時處順夷曠蕭散視世之聲聞榮耀如飛鳥之過虛空也寧爲寒士之楷範不肖爲顯者之質的思以身救一世之弊而莫之能也無寧避世而安身也然山野高蹈亦標榜之所趨也公又避其名也夙就蔭調預拒徵招貞不絕俗隱不違親棲息都市之間低回富貴之傍無土室之詭而有其遯有於陵之介而無其瘠哀樂不入於心去來不見其跡殆古所謂大隱者非耶卒之哀壑幽光自徹九重沒而猶承聖王之眷使公而在蒲輪之迓捨公而誰哉嗚呼是

亦足爲 聖世之光何必用然後得哉配 贈淑夫
人坡平尹氏縣令之彥女生二女繼配淑夫人咸平
李氏埭女生二男一女長箕常娶延安李氏郡守述
源女次箕書公以後仲氏女僉正李耆永判官沈公
著李源順箕常一子幼公過愛吾文謂可與議於古
作者之軌而與聞其行懿本末亦熟矣少時知照之
盛老益不能忘也今承二胤之托誼不敢辭且幸托
名於有道之狀謹爲之叙次如右以俟知德者採焉

墓誌

淑人金氏墓誌銘

雲陽之所有枕甲而上下封者其上故正郎和隱李
公時恒之藏也下則公之配淑人金氏也公旣以文
章名世淑人亦賢而有文佐夫子以女史淑人系出
慶州考諱必濟妣坡平尹氏思稷之女世居平壤家
產素饒公游學京師久交遊亦廣而資用賴以不乏
及公連取大小科宦達矣淑人之乘魚軒而從公者
再終乃偕公隱於和浦和浦在涓江下流江山之美
具焉公築書樓江上蓄書數千卷別起家塾聚徒常
百餘人蒔花種藥養鶴貯琴樓下繫小舫暇則上下
泝洄於練光石湖之間西都人士望之若神仙中人

而淑人實共其樂焉其遭父喪也適公在魚川任所淑人草狀乞銘情文曲備公因以序之公沒淑人手抄公文集八卷登之鏡梓遣公門生乞序於李大學士德壽又乞銘於李相國宗城刻之墓道於是都下士大夫并稱淑人之賢淑人沒以英宗癸亥享年七十有六其以未亡稱者八年矣從公于祔而亡嗣葬禮不備鄉里悲之後三十有五年大中適守是郡爲之改葬如禮仍爲之誌其銘曰
穀與其文歿揚其美書之于幽以補女史

廣寧李公墓誌銘

淮陽府西北長彌山下有塚直已其碣曰上國廣寧李公應仁之墓是爲皇朝太傅寧遠伯成梁之曾孫少保征倭提督如松之孫遼薊總督中軍副將性忠之子李氏本籍朝鮮寧遠之曾祖英始入中原世居廣寧之鐵嶺衛寧遠始以武功顯父子六人並列明史提督又與弟如柏如梅著績朝鮮始提督公自朝鮮還戒其子孫曰天下將亂矣朝鮮可以避地及崇禎甲申李自成陷北京天子崩總督公與兄子遵祖歿之未幾清人破自成據北京而天下遂爲戎矣公時年二十七義不薙髮乃與潘姓一人墨姓二

人脫身東出朝鮮墨姓者一人道歿遼東公獨與二人浮渡鴨水至于漢師朝廷欲官之公辭曰國破君亡何以官爲朝廷重其義不復強焉而命世世復其家公遂與潘墨入東峽至淮陽居焉終身不出山門言語不改華音每值 崇禎皇帝諱辰輒上屋後山巔西向慟哭終日云公初名應祖以避亂故改焉生于 萬曆戊午卒以 肅宗甲午享年九十有七娶慶州金氏生三男曰泰善泰明泰基孫十三人東錫泰善出東輝東華東葵東燁東彬東秀東闕東休東白泰明出東馥東穉泰基出東輝生莞東華

生萱東彬生範東秀生芳東闕生冀曾孫若而人先是總兵公如梅之子憲忠歿於深河之役其子成龍逃入朝鮮子孫多居海曲 肅宗甲申築大報壇廷臣有以成龍之孫白卽 命錄用 英宗庚申 命立摠兵公主定爲不遷之祀 國家之崇報摠兵者備矣獨提督之裔僻處窮山世無知之者 英宗甲戌萱始得上聞遂登武科歷官內外其守泰安也具狀助祭于萬東廟曰 皇朝提督臣如松五世孫朝鮮國陪臣泰安郡守李萱敢助祭于 神宗顯皇帝毅宗烈皇帝與祭者莫不異之萱之子光遇又登武

科今 上四年燕京李鴻文者送其世譜於宗族之
在東者光遇受而藏之 上聞之亟命徵入光遇亦
被引見譜於總督公及憲忠并以殉難無嗣志之知
其東來而猶謂之無嗣者蓋秘之也嗚呼悽矣銘曰
總督之子少保之孫曷爲東來葬此荒原冠巾在頂
不愧先人嗚呼百世之下曰惟 崇禎之民

進士崔君墓誌銘

東海之陬有士焉曰崔君天翼字晉叔興海人也世
爲郡小吏君獨自奮爲儒及舉進士則曰吾分足矣
遂不復應舉家居教授者三十年以終今 上己亥

十月辛未也年六十八葬于龍田鄉負亥之原君岨
起遐賤遊學四方於書無所不讀文學蔚然爲一路
之望然常自視若不足聞有賢豪長者必就見之性
俊充多氣槩睨一世鮮當其意顧謙抑自持未嘗以
材能尚人平居儀容甚肅語必中理戲狎者莫至其
前以故知君者先稱其德而後其才申青泉維翰爲
延日倅君費文而謁請爲弟子維翰叩其所學驚曰
君吾畏友也我焉能師之哉及歸以其書籍付之官
長之至其邦者未嘗不延見見則必加禮焉雖驕恣
者無敢以地處侮之出入官府數十年是非一不及

身鄉人以是益賢之內行淳備兄弟五人共被而寢
家屬恒飢未嘗見戚色居室破弊邑守欲助之葺而
固辭也賓至必命觴賦詩風流動人遇可意人談古
今治亂得失關防形便瞭然如指掌聽者忘倦盖亦
非無意於世者也老而信從者益衆鄰州或開館延
之沒而加麻者多興海僻邑也今多知名士君之功
也君幼頗縱肆不循法度父俊傑獨奇愛之常曰興
吾門者是子也縱之遊學不使服刀筆及長果以文
學名郡稱崔吏知子君無子以兄之子爲嗣門徒數
人分藏其書有詩集一卷將剞劂之永嘉權礮少許

可久爲郡宰知君深以爲舉世罕儔常稱以龍田翁
而不名言于道伯欲薦之朝而未果原城元重舉亦
盛推君日以嶺左偉人余從二君習聞君及至其郡
則沒矣每過其墓輒駐馬久之遂爲之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是惟孺子之銘吾於君也亦云

洪士沃墓誌銘

南陽洪公士沃篤行士也家居三陟海上余所記海
雲亭主人也沒之四年孤仁協繭足遠來乞銘嗟呼
銘公固余願也謹按其世譜曰洪氏祖太師殷悅至
版圖判書思禮麗末謫真珠郡因家焉於公爲十二

世祖曰淳海曰景業曰尚淵公之高曾祖三世也曰
諱重濂配江陵金氏通德郎始殷女寔公考妣也公
諱啓夏以 肅宗甲午九月一日生生有至性嬉戲
不違親教動止儼若成人見者皆異之未冠遭內艱
病革將斫指爲祖考所覺不果葬仍廬墓值祖考喪
以父居憂子不可居外徑歸事親一依小學及遭外
艱廬墓啜粥三年晨昏謁廟終其身遷葬亦廬墓三
月事祖妣崔氏繼母金氏至孝祖妣嘗病瓿醫技窮
矣公號泣夜禱于庭氣窒而入戶外有聲視之虎也
低首振股若報喜者然祖妣病忽愈人以爲孝感弟

益夏穉而患痘幾殊公扶抱禱祝經歲不懈弟賴以
生長而求異居公歎曰我無繆彤之德安能止汝之
析居哉且從俗古人所不免也然連屋共被無異同
官弟及嫂並沒於瀟公躬護其殯未或出避撫育遺
孤均於已出撤屋材葺器用待其長成築舍居之如
弟之初教學先於已子以其文才之愈也兩妹喪並
以家財殮葬不使其夫家費族有遠配當贖而貧不
能公賣田而與之贖一鄉稱其仁家故饒以行善故
貧然終不自悔屢空晏如也凶歲守宰憫其賢而飢
厚周以米則畱數日食盡分之隣里嘗阻飢數日嶺

客有至者謝無以饋客出橐米數升求與共飯公笑曰家不食有日君我可獨飽耶客亦笑曰吾固試君也罄橐與之公命盡具粥渾家共啗朝夕仁及比隣而客亦不異供也其介而通如此老而鰥卜妾义乃知其前夫亦姓洪也卽出之隣族有誣公不測者一鄉公憤甚於已讐相率毀其屋逐之公力止之不得其人或來則待之如常曰渠直誤耳恩可絕乎雅性謙退未嘗以學識自處而視其行則篤學君子也嶺南禮法之家亦自以爲不及李咸昌憲洛日以關東夫子再登鄉解屈於南宮邑人以公孝行共請於府

求達諸上者三卒不果達李判書獻慶爲三陟宰行鄉飲禮延公爲賓深衣大帶揖讓樽俎一邑以爲榮觀今 上甲辰十一月二日卒享年七十一葬于屈山負辛之原從先兆也配江陵崔氏粲奎女繼配江陵金氏同樞聲重女子仁博前配出早卒仁協繼配出庶子仁恰仁悟女適崔啓穆九睦元睦仁博子也
銘曰
孝友謙恭顏安色温身無擇行口無擇言我思古人於公也存

慶州金義士墓誌銘

草野豈乏死義者哉特患無地爾一或得當必以身
殉如渴赴飲肉食者猶或後之悲夫盍觀乎壬辰之
殤慶州金公應澤其一也 萬曆壬辰倭陷東萊厲
螯北上慶直其衝州民不魚肉則鳥獸竄公居墻洞
在州之北山木蒙密線徑通永川倭十七迹之入公
與奴千竹及村丁伺擊殲之間數日倭數十夜焚炬
羣過公與里人十餘潛踰山夾路伏賊至急擊其背
盡馘之於是人知倭可擊競起從公公乃與從叔自
平會里人刑雞狗盟公武勇冠衆千竹亦壯士也一
路倚以爲重東萊金廷瑞青松金聲遠義城朴茂先

安東盧義賢并忠勇人也聞風而起樂與相應公捨
家辭親起兵大寺洞摠二百六十人戰雞川殺賊無
數我軍死者亦六七十人遂赴權忠毅應銖陣大戰永
川斬二級戰獨子巖斬三級仍擊土賊之出掠者抵
平床原止軍單騎至家謁老父卽去癸巳戰倉巖斬
一級射殺賊無數薄賊蔚山鶴城斬六級上兵馬營
戰慶州金葢臺斬三級射殺賊無數千竹中丸仆公
負上龜尾山覆以落葉納之以延有頃而甦復負至
家而去自是千竹病不能赴戰公失強輔矣是歲設
倭頭科公甲格而不受紅牌以倭未殄也連戰永慶

間獲四級射殺者三十餘戰西岳前浦斬四級日旻
軍疲賊圍數匝公奮力疾鬪賴朴茂先權應福救之
免甲午戰永川臨臯殺賊不可勝計永川別試二百
四十二人次第登科而公獨不與防禦使未及 啓
聞故也公亦不甯自言事遂寢只除訓練副正至彥
陽猝遇賊大風急起公殊歿戰賊披靡退乙未拜訓
鍊正自是至丙申不下數十戰丁酉十二月四日逐
賊至西生浦力戰竟日矢盡劒折歿之權忠毅從弟
應心亦鬪死公歿之十九日鬻婦穉孤跋涉至戰場
尋公屍不得乃招魂返葬于鵲店負良之原是歲秀

吉死倭亦捲軍返公字就用義城人高麗金紫光祿
大夫太子詹事龍庇於公爲十一世祖奉翊大夫三
重門下贊成事兼集賢殿直提學英爲十世祖入我
朝有郡守 贈兵曹判書之銳判事 贈吏曹叅議
修德爲九世八世祖以七世祖用超錄 太祖原從
勲故 贈也曾祖希達祖億考順番箕子殿叅奉公
以嘉靖辛亥生以孝稱死時年四十七配永川李氏
子景龍軍資主簿後 贈軍資正景龍生得元 贈
工曹叅議得元生德俊 贈漢城左尹德俊生漢起
同知中樞府事以壽推 恩三代漢起生慶鐸爲慶

鐸總免親者十四人不能盡記公之倡義非志於功
故賞第則去之若浼力闢六年誓殄國賊歿而後已
百世之下亦足以識公志也然 國家崇報節義嶺
之成事者幽隱畢彰馳旌博被而公獨佚焉然傳公
不在此也今去壬辰百九十有七年矣盟錄尚在公
家首書金廷瑞權應心亦在焉故紙破爛猶可徵也
銘曰
匹夫殉節歿國也榮後千百年識此孤塋

縣監李公墓誌銘

故河陽縣監李公以疾卒于官在任才三月耳及其

返鞠民吏哭送之甚哀又其頌不衰也非仁教之入
人捷然乎哉嗟呼公居則爲善士仕則爲良吏斯亦
足以答天分也公諱喜復字士休咸平人高麗大將
軍彥其始祖也高祖諱效元以大司諫論孽臣李爾
瞻配巨濟 仁祖御極始還屏居田野以終曾祖諱
澣咸陵府院君謚忠靖祖諱又松陰城縣監考諱燮
漣川縣監妣坡平尹氏進士斗宗之女寔生三子公
其季也始咸陵公以布衣恫念家 國之難與於靖
社之勲而視功名若浼自靖以終身以故子孫皆謹
勅修潔克世其美世稱李氏家法公薰沐庭訓性又

勤學文藝夙就然病世之以銜鬻招名者常退然內
歛未嘗以文學自居然精華之外發者自不能掩也
二十舉進士未幾伯氏喜謙仲氏喜觀聯舉進士伯
氏又登第歷官中外漣川公壽考康寧備受志物之
養於是世又以純嘏艷李氏公長身炯眸言笑簡易
一見可知其仁善君子也仲氏木川公清修豈弟舉
世稱其賢而謂公不愧爲難弟已巳除典獄寺叅奉
陞廣興倉奉事辛未遭漣川公喪乙亥授吏文學官
丁丑遷尚衣院別提戊寅監牧與陽辛巳遭母夫人
喪服闋授承文院製述官未幾監蔚山牧戊戌知河

陽縣公以 肅廟甲午三月十六日生卒以 當宁
戊戌五月初七日享年六十有五葬于水原治北負
庚之原公內行純備孝友天至漣川公性嚴重公左
右承事未嘗有子弟過親意甚安之母夫人多疾病
公躬執藥餌未嘗去側遭艱舉家就食於鄉而獨寄
京廬以畢三年伯氏罹竒疾飲食之費債用以積興
陽素稱腴牧而公爲更其債自食者鮮解官仍赴楸
下茅屋麥飴安之如素京倉例有贏米公盡散之親
族不以自腴居官務盡誠勤其在尚方荐當 國恤
僚官盡以公事出公獨當直事集如織而無不周辦

老吏驚服焉再監分牧并有民頌河陽俗鄙惡分黨相軋或兄弟反面交訛公具曉之以道理悍嚚馴格爭鬪以息配東萊鄭氏縣令世恭女有婦德先公十三年卒祔焉生三男一女長鉉進士主簿次銖早沒次鐸女適清風金在默內外孫男女皆幼徵余銘者鉉也銘曰

孝友恬潔以承其家推之於政善士之華

白陽川墓誌銘

英宗乙未余守雲山識縣尉白公風標聳拔一見知其俊人嗟乎材俊之生豈有中外遐邇之別哉直時

有用不用耳如公者安所用其材耶始公以詞學自奮於弓馬椽曹之伍擢英宗丙寅道科梧川李公宗城牧谷李公箕鎮以新舊道伯涖試二公雅以試鑒名榜稱得人而公以妙年與焉唱榜之日命韻促賦進退七律藻采動人二公甚加歎賞及其從仕在京北之吳尚顯張達星西之李斗運南之田永受并以還鄉巨手名世而公又優與之上下時譽歸之嘗入殿講講訖命誦公科製上臨筵發歎曰向也嶺南高裕上殿通講下殿作賦余知其奇才今日之講賴此人洗之是亦關西竒才有給馬之賞出爲丹

丘察訪庚午丁外艱乙亥充承政院假注書兼春秋館記事官春逆獄大起上日視鞫公記注傳宣嫺於要近上亟稱其能鞫訖命陞六品官仍除成均館典籍遷司憲府監察刑曹佐郎丁丑拜陽川縣監二年而解歸遂不復仕雲山山水明麗類京洛鍾其秀者前推李德川時恒後則推公然公之辭章遜於李而風節則勝之臨江置小亭調琴觀魚常有出塵之想始與余遇欣然相合談笑之間感慨半之余嘗規之曰公處小邑而黑白太晰以此居世能無咎乎公亦視余而笑聖上嗣服勵精求治四方風動

俊髦迭升余語公曰公今則可求仕也公亦首肯將與余偕歸臨行則曰聞朝有大厚謙豈吾求仕時耶余至今服其言蓋鄭厚謙以權凶誅而洪國榮繼之權權甚於厚謙故世以大厚謙稱之未幾國榮亦敗歿朝著清廓上益求選外之士關西文官多登臺閣之選而公則忘於世久矣孰有舉之者惜哉老修樂天故事與楚山金樾朴采鳳渭原朴致采嘉山金瀟寧邊吉衍同郡李晉夏金澤麗及香山僧六坦設九老會於香山畱像普賢寺移書千里求記於余關西傳爲盛事己酉以罷散之久拜莊陵令不就翌

年超授嘉善階公諱大成字君集生以 肅廟戊戌
卒以 當宁辛亥得年七十四始祖字經唐元和五
年避宵誣入新羅居雞林紫玉山號松溪其後二十
三世孫天蔽入元登第官至翰林學士元順帝時封
隨城伯東還始貫隨城子琚以微旨徙雲山子孫仍
居焉高祖諱嗣文以壽授通政階曾祖諱惟珉 贈
掌樂院正祖諱時增 贈工曹叅議考諱昌道 贈
工曹叅判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三世以公貴也公
之少也負笈夏棲寧邊靈鷲寺適少出暴雨山壞寺
僧盡沒而公獨免人知其必有異也葬雲山之延州

馬山負壬之原配廣州李氏恒成女先公八年卒葬
寧邊墨方山子鳳達公沒之四年余復至西邑道過
雲山遂爲之銘銘曰
生長老歿並在 清時一縣雖小猶見厥施雲陽之
麓葬此俊民我銘其幽以詔後人

渭原姜生 建恒墓誌銘

篤行之士多在邊鄙以其外營寡而內飭專也以吾
所聞見如朔州之崔郭山之金并西土之選也皆已
仕於朝金則吾亦志其旌也及官渭原得姜君建恒
惜乎已沒矣君生長邊塞非有文學友師之益而居

常雅勅自合禮律幼時見人侈服羞不再眄暗室獨處常若見賓雖逢暴雨未嘗疾步見者莫不異之孝友天至兄弟三人供奉老父君其季也捨其家私專意親養父鰥居善病君晝夜不離側寢則抱之同被保若嬰兒以故不入妻室十餘年涓俗以爲美談病則日嘗其糞及喪殮葬以禮廬墓三年忌日哀毀常如袒括時祭盡其敬鄉里法之篤於宗祀置祭田躬自耕穫以助祭或有故不與祭則衣冠而坐至朝出遇墓傍人雖賤必下馬禮之兄弟衣食與共平居不衣紬帛釋菜致膳之日必齋宿於外盜嘗入庫被逐

遺其帳籍而逸家人獲之將白於官君取而火之鄉里推其仁鄭尚書實爲道伯致問饋以米酒沈侍郎履之謫涓原知君篤行亦以文褒之然僻處遐荒名不上聞不得如金崔之通籍惜哉君字興甫晉州人考雲賢以孝稱祖萬昌嘉善大夫曾祖厚一自河東謫宣川子孫遂爲西人妣金海金氏香楠女以英廟甲寅生 當宁乙巳卒壽五十二葬南浦負西之原娶密陽李氏昌柱女子亨齊弘齊女適宋繼殷亨齊有文名爲郡椽以廉直稱銘曰
以厥懿行生彼荒裔董不遇韓曷稱於世

青城集 卷九
贈持平鄭公墓誌銘

烏川鄭公諱好謙字謙之大中之王母之外王考也
以孝義稱孝則 贈司憲府持平義則陶菴李先生
緯書之尊攘錄及 正宗丙辰大中奉 命編尊周
彙編又謹書公事公之名遂百世矣大中亦與有榮
嗚呼盛哉公以 崇禎丙子十月某日生纔三朔而
國有金虜之難父諱梧避亂入江都明年正月江都
陷歿於虜母泰安李氏與公在海州庄抱匿之免伯
父砥平公諱楨無子取以爲子公遂主兩家祀稍長
聞江都事則輒悲號不止十歲從砥平公入京適清

使來觀者填街公羣從兄弟要與出觀公方食推案
責之曰虜殺我父家讐也滅 大明國讐也兩讐未
復我穉弱終不能手殲其使豈忍觀也聞者悚然異
之遂終身衣不苧帛食不滋腴嘗以苦戈自處聞
孝廟有志北伐欣然獨喜曰吾志今可成矣乃賣庄
土潛購戰馬具戎服子亦使習鳥機欲與之從軍及
孝廟薨公痛哭曰天不佑漢吾亦已矣每遇 孝廟
諱日必飯蔬性至孝母嘗氣塞欲絕公割指灌血遂
甦後十八年而終公廬墓啜粥三年制畢直往江都
泔渚哭擗舟人無不灑涕招魂而返復廬墓三年上

食適乏肉忽飛雉入厨而伏取之以供王母冲齡從
公于廬目睹如此大中又親聞於王母也服闋猶蔬
食朔望省墓風雨不輟哀慕至老彌篤 肅廟乙未
二月四日卒享年八十臨歿誠子孫曰父體不收吾
當委骨原野汝等必不從令宜以素服薄板鞞不用
輿葬勿築灰母重吾罪也子孫從其誠 景廟辛丑
道臣上其行於朝遂蒙 賜贈公早孤失學然內行
修潔學問者有不及也家素腴喜拯濟人窮族皆依
之而活雅性和厚而嚴於嫉惡不少假貸隣有悍悖
者每偷牛潛屠遍饋隣族有不與者必刃劫之夜嘗

包肉而至公方卧背面責之曰亟去吾豈食若肉耶
盜亦不敢怒而去鄭氏世篤忠孝圃隱先生諱夢周
雪谷先生諱保公之九世七世祖也曾祖 贈判敦
寧府事震祖 贈右議政行判中樞府事應聖妣驪
州李氏尚達女配廣州李氏徵相女子滄 贈承旨
女適李公維賢大中所自出也滄生光孝元孝光孝
贈叅判曾玄以下多不錄嗟乎公直海鄉一下士耳
然歿才七年而列於 朝家之褒徵乎百世而備於
儒賢之策非至行之格天然乎哉大中幸備彌甥無
愧於誌墓矣銘曰

孝登褒籍義著惇史鏡之於石以報泉隧

敦寧都正羅公墓誌銘

安定羅氏代有名德至翊衛公振之以學是生二子
長曰烈字子晦次曰杰字仲興並有盛名於世而長
公獨老壽盡其才學類漢儒之專經不屑屑於箋註
蓋其家學然也公傍治舉業 英廟癸酉赴進士會
試太學士雷淵南公有容舉其賦以魁多士癸巳除
獻陵叅奉坐微事罷乙未復 貞陵叅奉旋罷庚子
除童蒙教官壬寅陞通禮院引儀轉義禁府都事癸
卯出爲漣川縣監政不吐剛而求容以是見黜己酉

復內資寺主簿始翊衛公久於 莊獻世子宮僚隨
事獻規後公沒之四年 英廟重加歎惜命別致賻
至是 正廟見公首擬諭銓官曰予欲錄羅某之子
銓曹擬之甚善旋移工曹正郎以輪對官召見 上
曰 先世子容受爾父之忠言予以此載之 顯隆
園誌爾聞之乎惜乎爾不由科甲進無以盡其用也
庚戌除咸昌縣監咸俗喜仇爭縣有新安里塾奉孔
朱二夫子及尤菴宋文正公畫像或人嫉其宗文正
訟於官者久矣公至則曰書塾慕聖賢而奉畫像宜
獎不宜沮於是或人赴於監司而又不得乃訐諸時

相而達于 上請撤院而罪公及逮問 上直其對
曰其豈避罪瞞上者予非惟念舊也 命還之官畫
像移奉于魯城闕里祠而誣訐者付道臣查治公以
文正畫像未宜奉於闕里騰牒監司轉報禮曹得仍
奉於新安時相復以閣令力請公罪公卒罷官就理
人皆慮其重何供上卽放及冬監司以咸昌通羅聞
蓋咸邑甚瘠孔道供億專藉倉穀秋則償之襲謬旣
久公則未秋而遞糴固未完及置對 上察其實令
道臣庚之而罪止削職癸丑叙復義禁府都事旋遞
庚申 當宁冊儲拜翊衛司衛率至京以眼病不得

蕭命 上命遞職捨格給祿濟其旅食時有優老典
公年七十加通政階特除敦寧府都正及歸給乘及
道里費而遣之公氣峻性夷處醜不爭居俗無染然
每獨吟遐眺有揮斥八極之意見世之齷齪荏厲者
去之若浼與人交終始不易門戶町畦無異視也鄉
居則不立崖異汎愛卑牧由由如也篤於內行敦尚
孝悌祭則雖祈寒必沐浴致齋至七十不懈與季氏
同居共學寢必同被食必對案雅好山水三入金剛
嘗盡室入茂朱十年乃返詩宗少陵書學右軍奇健
奧妙季氏亦然晚與余好屢顧鄉廬常慕龐家炊黍

書坊集 卷九
之會及余久直秘省公在禁府每公罷輒過余竟晷
是時秘省會者多名士然常待公而爲重公素不喜
權貴適有貴人之妹婚爲僚郎以府規設饌會諸僚
公意其出婦家托病不往與余出北屯看花其人知
之怒欲因府規罰公公笑曰何事乎罰我固將去矣
卽投狀乞遞七灘李匡呂亦高士也責其人曰是公
豈可以俗僚待耶亟使之摧謝而還其狀罰公詩盡
肴韻以兩解之一代名流多和之者傳爲禁府盛事
其以衛率入京年老眼瞽行步資人然鬚眉益奇古
從之觀者皆集余家臨別絲竹以送之廣陵遺響從

此絕矣嗟乎世復有斯人哉公家之爲官僚者五世
而教官則三世也五代祖鷗浦公諱萬甲氣節著於
仁祖朝高祖諱星漢 贈叅議早卒曾祖諱碩佐教
官尤菴宋先生稱其文行祖諱浚監役著洞玄易玩
世不仕考諱蓼以經行薦拜翊衛妣蔚山朴氏進士
壻之女配鎮川宋氏基孫之女子後野娶掌令崔履
亨女德野娶李顯廸女生二子女適李貞中李宜秀
公生於 英廟辛亥十月二十五日沒以今 上癸
亥正月初七日享年七十有三葬於大興插峙洞負
壬之原誌墓公實屬余銘曰

特立直行心雄萬夫天賦之豪世謂之迂其道也古
貌亦如之子雲之知後我其誰

碑銘

永豐君夫人朴氏墓碑

故永豐君諱璟夫人順天朴氏葬在忠州德防枕祭
之原夫人考刑曹叅判 贈吏曹判書謚忠正公彭
年祖吏曹判書 贈左贊成謚文愍公仲林曾祖牧
使 贈吏曹判書安生妣天安全氏都巡察使彌女
永豐君 世宗第十六子也 端宗乙亥閏六月乙
卯與母惠嬪楊氏同日被禍惠嬪實乳養 端宗而

禪授之時引正義守國璽永豐適以雲劔入衛故首
及焉明年而有六臣之事全夫人就孥忠州夫人無
所歸挈一女往依之女嫁萬戶李襄孫仍依其家全
夫人年八十三沒於弘治己酉李氏爲之葬夫人以
弘治八年乙卯卒葬邇其母李氏世護其塋永豐葬
高陽大慈山後迷其藪 中宗甲午復永豐宗牒
明宗命復官子孫世襲 肅宗戊寅 端宗復位歿
其事者并加褒恤惠嬪 賜謚禮葬 英宗乙丑
贈永豐謚貞烈以漢南君珣八世孫世球奉其祀漢
南亦惠嬪出而與於禘也世球又死無後祠版寄宗

青苑集 卷九
人正華家乃桂陽君增十世孫也久之事聞亟命
以正華繼永豐後今 上巳酉李氏之裔箕炯上章
告夫人墓圯乞下道臣修封 上始悉其故特官正
華子在天令求永豐墓竟莫識也乃築壇大慈予復
歲一望修夫人墓而立碑志其蹟嗚呼乙丙之禍民
到于今悲之賴 列朝崇報忠節宣揚幽鬱百世之
下殆無餘憾而獨於永豐猶未之盡也今則設壇樹
碑官其嗣孫幽鬱畢伸忠節益有光矣 列朝之未
遑蓋有待於今歟於戲休哉文獻之殘缺庸何傷石
泐山頽其惟不泯者在

幻菴法師浮屠碑銘

并序

西山祖師倡教香山法派宗風代有山門以故香山
重於國中而近有幻菴法師者實主山盟焉師名善
欽俗姓張生於安州其娠也圓珠見母夢云幼而聰
慧絕人初學輒屈其曹偶然嬉戲常作佛事十四辭
父母入姑射山祝髮受具於貞策長老居數年叅雲
坡和尚於香山坡實西山五世法孫也夙以耆宿稱
見師器重之卒以衣鉢傳焉師貌和言約戒行精嚴
內典秘奧靡不貫淹而尤致力於金剛圓覺二經晨
夜徹誦終身如一日以故遠近宗之爲講師者四十

青城集卷九
餘年嘗三設華嚴大會四方風趨執策升座而聽者
會輒千餘人將寂沐浴削髮正衣命其徒曰清涼國
師不云乎遇緣不動對境無心則不孤我矣言訖而
化時 英宗癸巳也禪臘六十有八茶毗之夕祥雲
密布靈骨燦然門人道一立禱五日得舍利一枚圓
活淨澈類師之性爰貯石鍾厝于西山浮屠之側從
其祖也抑師之誠弟子曰浮屠外物徒役人耳我則
無以爲也弟子服是誠矣然卒浮屠之者尊師道也
夫無待於外必裕於內師之嗣有教宗而四衆之尊
向之也有以哉余則徵諸一也銘曰

浮屠何湧舍利何沉是師之幻對境無心雲歸上院
月出西林是師非幻道在香岑鑱之於石以曉來今

興海九隄紀功碑

生民之本在農農之本在漑故利民之政莫善於廣
漑興海傍海而邑澤農多而漑源少邑民病焉 英
宗壬午今統制使金公永綬以郡守至乃築十有一
堤曰太平曰松洞曰柿木曰都沱曰德城曰余峴曰
予美曰城谷曰小長生曰大谷而南星則因前人之
績公之視役便衣菲履雜跡畚鍤寄宿近堤之閭晨
出昏息手桴鼓以倡作懸錢布以賞勤具牛酒以餉

勞一如治軍之法衆皆樂趨役必先期用民之隙一
歲十一堤成太平之趾捐粟百斛購受溉之田按使
金尚喆亦助之粟百斛歲收租數十斛屬之民帑以
當公費其惠不止溉也小長生大谷二堤今廢而九
堤泐泐民饜其惠久益頌之公安東人以武舉歷守
州閩所至盡力民國輒有成績時議以戎垣待之不
幸罹重獄置對如高允之直 上始以其罪罪之未
幾宥還置年格而除郡旋擢之湖閩不踰期授統制
使蓋賞其不欺也 聖上之勵世如此爲臣下者孰
不願爲之歟哉惜乎公則老矣興海之績直公之末

也然亦可謂識農之本而勤民也宜民頌之久不衰
也郡民舊嘗治碑圖紀公績而文未具後二十餘年
大中適守是郡因衆請而記之辭不必侈特書公之
受知於 聖上者以告興人

祭文

祭林華伯 養浩 文

記余髫時見公叔姪凍屐叩門松籬堆雪先子迎笑
畱與信宿寒燈照書四山寥寂子誦其詩響撼冰屋
徃徃逸調楚騷燕筑大阮和之風韻謾謾我坐其側
喜欲狂舞公亦愛我捨年而伍遂與過從屆此皓首

差池鴈塔乃居吾後夫既窮命又何短齡祥縑未闕
總帷遽冥哀音跨塞官燭涕零及我還山墓草再霜
林臯冷閨里社淒涼竹林之悲復哭山庄芳塵未沫
素琴猶張能復晤言與我疎狂清揚在目俾也可忘
穉胤零丁獨抱父書尚冀成立食公之餘孤懷悒悒
寤寐宿昔病楓殘菊助我悽惻

祭永湖趙公文

永湖趙公之櫬返自海上就葬于龍津故吏昌山成
大中謹以雞絮之奠痛哭于靈筵而告之曰昔以文
事事公東槎攀公知顧愧我詞華空山落木雨雪交

積雲陽之訣我淚先涓嗚呼哀哉尚饗

祭遲齋金先生文

遲齋先生棄世後三年門人昌山成大中始自西邑
返乃哭于墓隧而告之曰嗚呼人天之合是謂之學
不有人文曷證天則猗歟先生後百世作厥惟爲學
本之於易易之爲書代天立極上爲日月下爲河岳
幽則鬼神明則禮樂彌之六合卷之一握微以數顯
義以象燭燦然天秩是徵是度九師分裂斯道遂錯
傳義既立理象方析微言奧義後世靡晰先生特起
獨追古昔河驪之點庖犧之畫心究指摘縷理銖積

青城集卷九
萬世之解若夢始覺推之說卦渙然水釋象數初炳
萬理俱躍觀其會通于禮三百孔孟叙述虞夏史策
如輻三十共轆一轂古經之學於是乎復天人一德
瞭焉在目是惟先生師心獨得發之爲書彖象是索
程朱之後有此箋釋羣經會源百度齊躅假以高年
卒此重役非求人知蓋以俟百小子何幸獲侍丈席
洞陰之朝安昌之夕江山雪月助我清寂風流間發
士友觥軸有弟偕隱安此藜藿麟鳳之輝貯之丘壑
牛刀暫試一縣枳棘多積寡享爲世運憾胡不期願
著龜矜式小子不幸乃遭此畫攀誨升暮愧我不力

全書之托半道而畫尚我致職歲常一覲今來號咷
墓草再宿入室儼然左圖右籍講誦之迹宛其如昨
亡矣喪矣不可復矚筵帷已輟典刑逾邈曷慰余悲
成書盈束行治之文嗣胤有托小子奚述奉以踧踖
尚冀冥佑誘我晚讀未卒之業庶幾追續先生有靈
鑒我悃臆

青城集卷之九

青城集目錄卷之十

哀辭

桂塘李進士

衡 芾

哀辭

蒿菴白公

師 周

哀辭

雪橋安公哀辭

李童子

天 癸

哀辭

鶴洞李公哀辭

康衢老人吳公哀辭

石堂金公

相 定

哀辭

玄川元公哀辭

李斯舉哀辭

金大司成方行哀辭

李懋官哀辭

吳伯深哀辭

松巖李公哀辭

洪公晦顯圭哀辭

鄭公執東圭哀辭

貞夫人洪氏哀辭

徐訓將有大哀辭

瞿圃李汝亮哀辭

慶州鄭生健弼哀辭

青城集目錄卷之十

青城集卷之十

昌山成大中士執 著

哀辭

桂塘李進士 衡 喆 哀辭

昔余東遊襄陽得一士焉曰桂塘李公衡喆時公纍然在疚不得與之話言然察其眉宇隱隱有氣不可遏公亦使其姪海靖勸余酒數杯以別及歸京師冢宰趙公問東士之雋者余輒以公對公家起自東海諸父昆弟並以文學名世而公尤卓犖奇偉負不羈之才氣宇軒昂風骨俊竦一見可知其為湖海之傑

青城集卷十
也其爲詩文縱橫奔放頃刻千言雖一時所謂才子
巨匠莫敢與之爭勝而公又濯磨淬勵振其才器思
一得當於世卒窮蹟以沒嗚呼其命矣夫公於世少
許可人顧獨惓惓於余余亦一見相投常欲從之遊
而未果其沒於京邸余持服在鄉不得往弔後三年
乃爲之誄辭曰

襄陽山水絕奇峻左有滄溟右雪嶽天吼峰巒萬千
仞削出空中列劔槩風濤日夜激盪瀟悍石穹巖洗
濯濯有美一人生於此眉顴森然挺稜角崩騰格力
發之詩磊落言議本諸學特立矯然似孤鶴毳下羣

雞俛而啄用作時需孰與京干將穿匣玉出璞抑之
摧之不少貸胡畀文章興禮樂布衣箝笠放歌迴在
山泉清出山濁有時奇氣露眉睫公則頽然不自覺
倏忽歸去凌上處呵叱神鬼萬里踔俯視塵寰拊掌
笑千世功名眇一握名山大澤返英氣依舊真形謝
雕斲悠悠我懷豈終極東海空矣暮天邈匪惟公悲
爲世悲陳此歌詩警齷齪

蒿菴白公師周哀辭

古之清士多自放於山澤之間窮餓困約沒身而不
悔者是固分也竊怪夫天之生夫人也所以賦畀之

者如彼之篤而乃反窮餓之困約之沒身而不少惜
焉其故何哉嗟乎是亦天之道也天之爲世治也必
畀之富貴之人爲世教也必畀之貧賤之士然富貴
而行道者莫盛於周公而患難畏約亦莫甚於周公
方其憂王室而愍流言也豈不美白屋之士哉故曰
周公之富貴不如孔子之貧賤周公尚然况其下者
乎然則天之富貴人者非以榮其身也乃遺之憂也
故富貴而盡職者兢兢業業無一時之或逸苟或反
是小則辱大則殃適足爲世誠也尚可論世治哉若
其清修獨行之士褐衣蔬食槁歿窮壑宜若無稱於

世然流風善俗之持世及人反有勝於顯榮者故泌
水考槃不過巖穴窮餓之士而百世之下讀其詩者
莫不咨嗟興起想見其爲人斯豈非世教之所由興
耶梁齊楚趙之卿顧何足與於此哉觀乎此則世之
輕貧賤而重富貴者亦可以知愧矣霜雪所以表松
柏也窮約所以表清士也豐於才者嗇於命侈於名
者薄於利天豈有與奪哉惟夫人之所自取爾然君
子終不以此而易彼也吾鄉有蒿菴白公少以詞章
有盛名於世富貴若可以俯拾而顧乃清介自守落
拓不偶卒於無成而齋郎之擬凡十有一矣終不霑

青苑集卷十
一命信乎其命之窮也老而貧病益甚或併日以食而終無怨尤之色時人之望之如冰瀑之掛峻崖可挹而不可引也及其沒也世之知與不知無不嗟惜曰高士亡矣此可見清操雅韻之入人者深也古之清士不可得以見矣得見如公者亦足矣使公富貴顯榮得意於世天固不畀而公亦不能也清修獨行有補於世固公所能而天亦畀之也倘所謂義命者非耶後之尚論者必有以處公也昔我先君子懷道處約隱于茲鄉特稱公之清操而評其文以爲得柳之粹者先君之喪公亦爲之挽矣今公之歸也大中

可無一言哉遂投涕而爲之誄誄曰

黔婁生不云乎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陶元亮蓋引之自贊吾於公亦云爾然布衾不斜所以正其終也夫然後吾知免夫嗚呼百世之下庶幾有讀公之文而想見其平生者歟

雪橋安公哀辭

余少而狂愚纔志於學便有縱觀天下書交結天下士之意及壯始得遲齋金先生而師之因以識上游賢士多矣最後識雪橋安公焉其會面也不過一再所與徃復者才十數紙也然其相與之深實有終身

不可忘者蓋古之所謂士者吾嘗得之於書矣必其
才足以濟其質氣足以充其才志足以帥其氣力足
以行其志學足以制其力識足以明其學文足以發
其識辯足以張其文夫然後方稱成德之士而出則
可以建功立事處則可以蘊道立言惟其如是也故
得其人者鮮矣然則余之獲侍於公可不謂之曠世
奇遇耶余於公年輩差後居亦相間未得早與之上
下然其家庭淵源之篤平生學術之富聞之熟矣遲
翁蓋嘗學於公家而得其深者公得其博者沉潛乎
六經汎濫乎諸子而至於百家術數之學未始不究

其精而撮其要發之於文章雄深峻偉光芒震耀若
可以凌百代而上之蓋其才識之沉實志氣之卓犖
力量之雄健辯論之宏確俱足以將其學而振其文
故其所成就若是其大而卒乃捲而之窮山絕壑之
中巖耕川飲鹿豕隣而土木形也其不爲樵牧之有
者幾希然其聲望之出世如龍虎之蘊奇變珠玉之
韜光彩雖欲自掩而不得也吾嘗聽其論而窺其奧
矣使出而有爲庶乎其尊經術而黜異教重國勢而
制外侮登士類而破淫朋以輔吾東一王之治而惜
乎其止於此徒以文章顯以隱遜稱也嗚呼哀哉記

昔邂逅於原州也藉草少話便視余以莫逆詩札往復意氣相投雖使不知者見之亦可知其言外有事事外有心而蟾洲之遇公第寄聲相問未始爲期而及余往則公已來矣古人信息之相感其如是否是亦足以曠世相期也夫並時而相值也不期而相合也無求而相恃也而乃反間濶阻闕不究其所相知者可恨也已公平生言議常以孝廟尤翁之心爲心其不就職蓋亦蹈海之義也高風奇節信所謂天下士者而世或慮其難繼也名太盛跡太奇余亦以長源之憂憂公也今以後公之事畢而吾亦可以質

言於世也昔鄭子真耕於谷口而名震於京師揚子雲書之其策寥寥數語爾梁齊楚趙舉失其富貴而後世稱之賢於子雲今公有子真之高潔而文章則加之有子雲之文章而氣節則過之百世之下今其可知也若夫窮通時也脩短命也君子何憾焉然公之沒而上游空矣遲翁之道孤矣丹江閔公公之執友而沒又先公一月則君子之運否矣若余者佺偃焉更何賴哉嗚呼痛哉故作誄辭以叙余哀而辭則以招隱之遺焉其辭曰

我思古人宥其遠今晚而遘公適我願今貫穿百代

青城集卷十一
總文獻兮蔚乎其有歛若無兮巢步篠武背衆趨兮
虎豹之姿得所通兮東山之幽桂樹稠兮澗谷谿訝
石路脩兮熊咆狖嘯百鳥啾兮木食澗飲聊淹畱兮
獨立孤吟標高揭兮悄兮栗罔兮忽羌不可以久憇
曾以是爲不深兮遂卽萬鬼而爲廬鬱青霞兮脩夜
返元氣兮玄初赤松爲君導兮列缺爲君御俯視人
寰兮孰爲容與老親在堂兮兄弟哀叫朋知慕竚兮
几籍靚妙蓀洲兮菊畹可娛兮可處曷不少畱肆遠
舉兮燁燁兮其靈哲哲兮其儀目存兮道俱形離兮
神悲懷哉先生兮百世以爲期

李童子

天燹

哀辭

世德之家必生異材天所以豐其報而行其類也然
材之成也實難蓋其得氣也精理才也篤滋之以父
兄之教益之以師友之助澡淬刮磨盡其天分然後
方稱其所謂材者成之之難如此而成之未至乃或
戕之窮極其命天闕其生積聚之多也種植之勤也
而輕棄之若仇天獨何心哉於是氣數之說生焉大
則歸咎於世小則致愍於家等之乎天道之愆也材
者何罪焉吾鄉有李童子天燹者其家代有令德掌
令公以名節顯永膺公蓮峰公以學行著一竹公以

青坡集 卷十
義烈重一門八旌燁燁乎吾東其世德之美如此而君又生有異質纔晬而孤伏母氏側母氏哭則輒哭如不欲生母氏止則止母氏之不以毀殄者以此五歲能屬文伯父梅磻公教之以義方華聞日彰七歲暫遊都下胡使適來同州邀與共觀君愀然不冑曰世讐也人莫不驚異之嗟乎使其長而立家必能光大門戶出而需世必能裨益風教而不幸短命死矣何天之生之難而折之速也世德之報其若是耶適足以怠善而勸惡也天得無憾哉雖然才之生也以清氣清而完者絕少不幸而垂運掩之則清者先蹶

運固天之爲也及其垂也天亦無如之何矣故賢者之窮厄直士之困躓孝子忠臣之禍殃豈天所欲哉運氣然爾盍於君之家徵之故天之生君者常理也天闕君者垂運也適君之不幸耳天則何憾焉君之沒梅磻公手草君行錄以瀉其哀而托諸立言者圖以不朽君先君子亦嘗爲之誄余亦承公命屢矣今君之墓木已拱而余亦顛髮半蒼白矣鄉里之頭角嶄然者多君之後生也而悲君者未已是亦足以知君也嗚呼惜哉辭曰

昔我始冠見君詩社君時總州貌甚潔雅發爲文辭

超羣越隊珠玉當座愧我形穢忽焉失之天豈忍斯
大運顛錯華者先萎秀而不實聖人所悲炯然眉眼
如尚見之作爲誄辭以告來時

鶴洞李公哀辭

大中少慕荆南耆舊之風蓋其學識足以濟用行治
足以範物文采風流足以及人故出則可以善世處
則可以淑鄉非若後世空言之學也然淑鄉之功難
於善世非孺染者久而信向者深不能也荆南善俗
豈一時之故也耶嗟乎曠世之風尚爲之興慕况近
在吾鄉乎吾鄉尚文而重農勤事而後利耻言人過

失庶幾乎齊魯之俗吾先子及霞谷權公之功不可
誣也後輩雖或榮進鄉望常尊隱德及夫老成凋零
里社悽廓而二三長老幸猶在耳後進之秀者亦皆
蒼白交映而時則鶴洞李公自洞陰擇里而至年德
儼然爲一鄉之祭酒梅谷李公雪塢白公並公之同
庚也槐巖權子芝溪宋子並公之少友也葉西權子
及大中適解官家居公之胤子亦早登科籍顯揚臺
閣養志以祿龐家炊黍之會殆比屋而設水北山南
杖履徵逐所講儒術文章所言經史子集所業農圃
花果所娛棋琴書畫良辰美景命酒賦詩岳寺禱被

青苑集卷十
一
峽野牛駕長少忘形漁樵爭席風流照爛宛入圖畫
而公又習於古禮深衣幅巾揖讓樽俎後生於公乎
觀禮而吾鄉之美益備矣蓋公夙承大夫人訓學於
內舅尹公出從師友習聞風議篤學清修將以需世
用也時與命乖捲跡長往困厄遷徙不移常操晚而
際吾鄉之休運撫前人之成俗寬樂儉勤壽考康寧
動息有制教授無方令德完福侈我隣黨爲善之效
吾鄉益信之矣然公常悅吾先子之風恨未及見之
而不以大中爲不肖樂與之從頌大中亦幸獲侍公
得聞先輩之緒餘及復從宦在外六年未歸而公遽

逝矣夫生死常也使舉世之人終始盡能如公豈復
有餘憾哉然其生也榮則其死也哀公之沒也鄉黨
慕其德宗族懷其仁後生戀其教均是哀也况依慕
深而攀遊盛如大中乎嗚呼仁賢去則舉國虛老成
亡則一鄉空今公之沒吾鄉空矣大中歸安所考德
也嗚呼哀哉然死也哀則生益榮夫惟莫尊乎榮名
而公卿爲下故汝南先賢襄陽耆舊直一鄉之尊而
後世榮之賢於卿相文獻傳之也吾鄉之文獻苟徵
於後也如汝南襄陽之傳則四長龐馬公必居其一
也辭曰

生也雖晚志前脩兮被服禮義文質彪兮青冥勳閔
炳世庥兮故家詩禮篤源流兮肅肅母儀孟范儔兮
愉婉聽教自孩柔兮終身之哀在腹憂兮曷敢少懈
遺母羞兮立揚之期學則優兮時命之違絕悔尤兮
獨以志養不外求兮疎眉脩顙滌窮愁兮柴門几杖
澹夷猶兮晚福之侈神所酬兮賢胤致養備牲豚兮
天爵恩榮賁園丘兮親朋雅集酒發篳兮皓首全經
殫冥搜兮間發吟詠屏雕鏤兮七十五年浩自由兮
乘化歸盡窅空遊兮精華上揭焱遠輶兮鄉山空閭
我懷悠兮維春有蘭菊則秋兮總帷將撤歲月道兮

曷紆余哀後紼謳兮逆涕天涯閱南州兮馳誅故社
報同裘兮

康衢老人吳公哀辭

有求於人朱門矧於圭竇無求於人布韋尊於軒駟
故夷焉而山澤豁曠焉而魚鳥馴城市之遊不異巖
壑棊酒之會足傲公侯惟其無求也故進士吳公士
根諱聖植少嘗淬飾材華期有爲於世顧蹉跎遲暮
乃以詩酒自放親懿滿朝廷或有披懷以待之而不
肯往獨喜與弊褐落魄者遊長安巷陌驢蹄殆遍而
朱門僉隸未有識其面者中歲以後窮畸益甚再喪

其配一子輒天人不堪其憂憾而顧益放浪自喜人亦未嘗見其皺眉晚育一男子憐愛之異甚然出則忘之若遺不問家產有無坐卧無一長物有酒輒招親友然亦不出里閭屋廊半燼如無見也家故饒以故日益落然不少恤也一僮一驢待明而出抵閭而返風雨寒暑幸驢不病爾所至懽然道故醉歌諧謔彈碁詠詩外一事不介意也風議標榜舉世趨爲名利而公獨不一與也平居未甚讀書而彊記絕人尤習於杜詩問之如昨誦也然未嘗以聰明自許遐荒文士如吳尚顯張達星輩並聚以爲歸公客之不倦

然未嘗因以爲利所得於世者惟寢郎十未擬爾姍侮旁萃處之甚夷微言似諷快辯似罵聽者亦不之忤也以故交遊甚廣而訛毀不及閱世千變而公則自如迥然而來澹然而去如是者數十年自稱康衢老人常曰吾不願富不願貴但願遐期過百閱世數周足矣蓋其嗜遊專爲觀世也大中於公後生也公特屈年輩樂與之遊大中鎖直秘省公輒乘興而到放驢於庭竟晷忘返大中適受 賜鞞思與親交共飽 恩私亟貨之市貰酒招朋公與元子才趙文源洪士範洪聖幾洪稚明至爲初伏飲會者七人公年

其配一子輒天人不堪其憂憾而顧益放浪自喜人亦未嘗見其皺眉晚育一男子憐愛之異甚然出則忘之若遺不問家產有無坐卧無一長物有酒輒招親友然亦不出里閭屋廊半燼如無見也家故饒以故日益落然不少恤也一僮一驢待明而出抵閭而返風雨寒暑幸驢不病爾所至懽然道故醉歌諧謔彈碁詠詩外一事不介意也風議標榜舉世趨爲名利而公獨不一與也平居未甚讀書而彊記絕人尤習於杜詩問之如昨誦也然未嘗以聰明自許遐荒文士如吳尚顯張達星輩並聚以爲歸公客之不倦

然未嘗因以爲利所得於世者惟寢郎十未擬爾姍侮旁萃處之甚夷微言似諷快辯似罵聽者亦不之忤也以故交遊甚廣而訛毀不及閱世千變而公則自如迨然而來澹然而去如是者數十年自稱康衢老人常曰吾不願富不願貴但願遐期過百閱世數周足矣蓋其嗜遊專爲觀世也大中於公後生也公特屈年輩樂與之遊大中鎖直秘書省公輒乘輿而到放驢於庭竟晷忘返大中適受賜鞶思與親交共飽恩私亟貨之市貰酒招朋公與元子才趙文源洪士範洪聖幾洪稚明至爲初伏飲會者七人公年

青坊集 卷一
最老然神氣最健酒盡而興未已大中旋出嶠郡無
何公訃至矣嗟乎死而無憾志其生之無辱生而無
辱志其身之無求公既無求矣又何憾焉使公終身
役役求於世不過銘旌書一官也於公何益焉七十
康彊無愧而歸正由其無求也黔婁之謚榮孰甚焉
得失榮辱不待明者而决然世之求者常多而不求
者絕少何哉大中於此益歎公之難及也然使後世
知有公後歿責也古之所謂玩世遊戲者不過如公
而已特傳者張其事爾我則非敢夸也挽幅遠來已
後於葬書之爲公小傳送與舊酒徒誦焉辭曰

觀世莫如城市玩世莫如嬉游至樂莫如無愧至貴
莫如無求公實具此以盡其壽我書其迹庶公不朽

石堂金公

相定

哀辭

性焉而不命者君子謂之常命焉而不性者君子謂
之幸君子處其常而已然君子之不命實天道之不
幸也性命同出於天而二之者時也一失其正天安
所平化權而定民志也豐之於畀蔑之於施篤之於
修抑之於用適足爲司物者之疵不幸孰甚焉以吾
所覩記今之不命未有如石堂金公者也天之性公
豈不備哉道義之門詩禮之教胚胎孺染特異於人

青城集 卷十
况又勵志力學篤於寒畯期必振國華而光先烈經
史百家病亦不去手也文非兩漢詩非盛唐不道也
其自任以文章之重如此內行醇備裕於範物文章
又其餘也故學成於家望重於國盛世黼黻之任捨
公而誰屬哉及其登上第踐華貫也年德老成而望
實逾著廟籌文衡直朝夕事也不幸罹世網擯棄荒
野者十數年于時世運方亨材俊畢興聚奎之瑞應
之玉府翱翔多公後耦而公則窮且老矣知公者孰
不爲之悵悵哉然公安於義命怨尤不色形也方且
徵逐雲月嘯傲湖山以發其文章之奇而甘與世相

忘也一朝 上以縣符起之辭 陞之日 慰藉甚
勤公亦感激 洪造思以桑榆末景裨補日月之光
窮溟下邑豈足久屈公哉 召命且下而公遽逝矣
嗚呼惜哉夫豐材篤學偉閎高第此四者世之所同
艷也得其一猶足名世况兼之者耶熙運之遭天益
相我而反遽摧抑之不少惜及其起廢少伸於久屈
天道尚可徵也大化徑促又孰使之然耶性固天畀
而命則別有主之者耶然莫壽於名而名莫重於文
章夫道德之尊也名節之炳也事功之偉也均之世
教之宗而非文章則莫傳故文章名之柄也富貴榮

達顧何足以及此故名者造物之所甚慳也一與之
腴必剝其餘工部子厚之文章何辜乎天而窮厄如
彼之甚耶故名重而身窮君子不咎之命以其所施
者永也天既侈公以名矣何恤乎其窮也幸不幸不
足言也性命之論於是乎定而知公者可以無憾也

辭曰

昔吾官夫東海窮日月之所出雲容容而被覆水漫
漫而盪灑亮天地之一物胡滉洋之無匹惟昭光之
洗沐爛天章於蕩汨仙槎寄於水濱檻先照於朝旭
嗟先路之賡我詎有俟於公躅移江湖之散襟縱蓬

瀛之高矚端倪曠以一碧浩余忘於榮辱華文結以
上薄宛白虹之如玉曾以是爲下穢倏返馭於太清
吸沆瀣之清爽攬星斗之精英天柱屹以獨峙媿氣
格之崢嶸猶睠顧於帝鄉弭絳節於遐征遺琴韻於
水國猿鶴淒而齊鳴長空暖以夕照送楚些於秋聲

玄川元公哀辭

可以範物可以長民居今之世行古之道者其惟玄
川元公乎余於公年輩稍後托交亦晚然略睹其本
末公祿位不足動人文章未足跨世然知公者莫不
以師表待之是誠何由哉蓋其行義篤於倫常學識

言城集卷十
根於經典質厚氣完材足率物非若一節之自好一
善之自名故其見重於人如此始公淬勵名節處約
固窮高論似激篤行似矯飢寒剥膚而不動謗毀交
前而不懼惟古道之是師及其硬者醇峻者夷而衆
皆悅其成德曩之訛公者反乃交口推服之不已豐
野李公敏輔嘗與公並僚熟其實行謂余曰夫夫也
利不能誘威不能怵李公信知公也仕則直道而行
黜亦不撓所至必有成績去思形於謳歌洛園之居
足以自娛卒乃捲而歸之荒江絕峽之間芒鞋葛巾
混跡漁樵殆與世相忘而聲光之被於人者益長谷

口之耕雪川之釣不過是也 上忽以掌故徵之輿
誌起藁俾公居右輕舸赴都羣公虛席 上猶念其
衰老問及其起居二年之間官乃三遷黃封降流皓
髮滋華 恩資送行山澤光榮 聖世恩寵於公備
矣公亦感激 洪私吠畝歌詠圖報萬一而遽已逝
矣飾巾正席無怛無憾哲人之亡遠邇同憾生榮歿
哀于公也徵惜乎範物之功猶嗇於長民也然時命
之故君子何愠焉若余孤寡師友盡喪今又失公俵
偃焉其誰賴哉嗚呼痛哉昔余聞諸公英靈之氣沒
不遽消爲之歷數其證苟其然者公豈遽消者耶將

駕風馭雲翱翔於廣莫之表而復與余相期耶抑形
銷影沉返英氣於山川而不復見耶幽則余未敢徵
也惟其餘風遺韻足以叅荀陳而踵徐龐起後人於
曠世以此徵公可也嗟乎今其可復見耶遂投涕而
爲之誄辭曰
氣足以馭其才學足以成其資行足以盡其分辯足
以通其知確乎如石到老不移是之謂成德可以爲
人師時命之爽未究厥施來輝去榮獨荷 天慈嗟
今之人孰知余悲

李斯舉哀辭

馭才以氣帥氣以志立志以節具斯三者方可以爲
士然氣之貫才志猶心之統性情也故才勝而氣歉
者君子不謂之才進於才者固無論也若是乎氣之
重於用也然氣之用也乃有小大之別吾友李斯舉
有其大而用之小者也斯舉家世單寒生長鄉鄙顧
無足以自振然幼而力學能自得師壯遊京洛因不
失親所交皆一時之選同鄉士大夫莫不愛其才而
竒其志遇之跨其伍也卽斯舉之賢可知余則晚與
之好老居都下始數往來習知其平生殆其有不可
奪之氣而志帥之者也故能不畏疆禦不事權貴義

則勇赴利則退避一與人交終始不易面折人過退
無後言禍福窮達視之若一蹈患難而不懼古所謂
節俠烈士賴斯舉而見之文藝之名世固其末也嘗
遊燕都遇其才俊無不披腹心而待之仕亦未嘗屈
其意每酒後縱言奇氣溢發若可以奪三軍而傲千
駟也時或指論得失鑿鑿中窾信足有爲於世也及
其沒也宰相之識斯舉者無不嗟惜之曰傑士亡矣
李尚書文源在北營而訃至哭之甚悲而屏姬樂久
之其見知於顯者如此然余之悲斯舉非交好之私
也夫士氣安所徵哉天下無事則觀其志天下有事

則觀其節不以富貴而重不以貧賤而輕也惜哉斯
舉無所用其大徒以志氣見而名世乃用其末也昔
韓昌黎誌柳子厚書其求易連州事甚悉反復感歎
謂足以警世而文章則略之乃所以重子厚也故余
之誄斯舉亦言其志節之高世而略其才也嗚呼痛
哉辭曰

安所識清士處頽俗而若蛻安所識高士居物中而
遊外安所識奇士乃孤往而特行安所識賢士一醜
夷而不爭子之所修宅此其幾抑志居世知者寔希
自君之沒余質徑虧非惟君憾實爲余悲嗟夫親老

青坡集卷十
在堂子壯盈室孰養孰誨若子始卒年不稱德祿不稱才時命之詘競爲君哀余之惜君實與斯違世教久萎清士絕寡如君志操古之剛者胡予之侈胡用之淺宰物之爽惑此餘善欵我道窮遽失良儔疎眉秀顴宛在青眸驪江水浩廣陵草暗自涯而送居者之憾

金大司成方行哀辭

元陵盛際諫臣之選世推副學金公知與不知無異辭然位不稱其德君子悲之乃其胤子大成公繼公登朝謹守家法於世無所與也然權凶憚公地望嗾

其私搆以橫禍再陷之不測賴上聖明得無事然公畱落鄉里憂畏困躓如窮人之無歸君子之悲之有甚於副學公然倚伏屈伸之理徵於公足矣公旣擯斥在野三胤並益力學伯仲相繼登第選講製文臣季又成進士黃甲直步武事爾於是上益知公之橫逮復授公宿研未幾擢置泮長上嘗臨軒試士兼試講製文臣公率泮儒入庭二胤從公趨班兩世端笏輝映韋紳舉朝屬目指爲聖世之光而世之談福祿者必以公家爲首夫惟積屈之受大伸橫禍之招盛福人天若相激也而其實則天定也是猶

青坊集卷一
冬夏之相反也公則不幸而當其激又幸而見其定
天道之反復乘除於一身而徵焉禍公者適自禍耳
非天刑則人誅而公焉能禍多見其以福餉也睹此
求福於回者可以知誠而正士可以自強公之厚福
不亦有補於世教耶然公之謙退自持猶夫畏約時
而盈盛之懼常見乎色二胤亦守公法未嘗以材閥
尚人世以是益重公而 上之知公也益深海臬之
試進塗彌展而公遽病矣大中聞其病也私獨先衆
而憂未久訃書至嗚呼哀哉豈公持盈之戒身復當
其損耶將名德之輔世也豐其期者鮮耶嗟夫賢臣

之遇聖主蓋千百世而一有也公則遇之矣顧橫羅
世網患難流離分自屏於 明時而權凶既什世道
彌亨公之進身自有餘裕而况又 主知深家運昌
天之錫福於公備矣展布佐佑揚先烈而翊 聖治
非公職耶反乃歉其年位不究其施等之於不遇何
哉豈復慳之於公如副學公而益昌大其後耶大中
交公也晚然方其困也未嘗隨衆疏也及其亨也亦
未嘗隨衆昵也惟慕公之謙抑而謂可以攀遊也永
今遽止於斯耶嗚呼痛哉榮悴脩短固不足欣戚公
也辭曰

系太師之玄冑清白傳於八百楓溪振以節義棹楔
峙於故宅貽忠懇於副學儷朝旭之鳳鳴偉世德之
若茲夫子以之挺生繩先武而種學早策名於筭班
孰時望之或先尚退斂於田間際舜堯之嗣興時則
利於進身天門蹲以虎豹競磨牙而擇人公胡爲乎
掛罟一之甚而至再疇鉗網之倖免賴 聖明之上
在飄危踪於海滙暗孤善於鄉黨猶京輦之或至敢
世臣之長徃咨常理之屈伸天不待乎十稔噓鳳毛
而競騫蹈虎尾而餘懷彼虺蜮之螫公廼非禍而伊
祐今其人也孰存慶於公而獨聚曩托分於窮途公

時客於旅舍招朱溪於近巷挈清醪於良夜晤言長
而更僕晚契敦於久要謂無庸於畏約行且易於咷
笑公莞爾而哂余子豈嫺於觀變言無幾而幸中自
南郡而兆見瞻日月之特照晰倚伏之斯遙迨佐幕
之返歸遽師儒之超遷睹一家之萃榮比同朝而騰
抃偕胥 命於典術復朝夕於清眇期憂樂之一趨
證雲泥之相忘分新喜於鴈題詡後承之聯芳倏燕
勞之分飛余北出而公西欽英蕩之歷試悵山海之
遐睽推雅志於悸盈聞公疾而獨憂幽音屈於塞門
攬遺芬而涕流懷前娛於逆旅阻歸楫於江漢傷年

言城集卷十
位之復歎惜展布之未半豈宰物之再慳將益昌夫
後人惟際會之不世暨謙牧之邁倫寧斯世之復覩
寔君子之深憾欵未終於報效結遺恨於掩幘懷察
棘於日下竚先志之篤追徵哀誅於露薤託回風而
馳辭

李懋官哀辭

上之初服建 奎章閣選置閣臣仍置檢書官以貯
文學之士李君懋官首膺其選珥筆肘簡出入邇列
國有書籍之政無不與也漢之侍中唐之供奉不足
比其榮也自有蔭仕以來未之有也於是懋官之名

譽耀一世所至人皆屬目焉文章之遭遇莫懋官如
也始余識懋官因元子才日本之役與子才俱道閩
其贈行軸得一詩序光鐸射人不可狎視驚問其誰
製則乃懋官也及歸卽就之懋官年尚少文弱甚然
著書已累篋矣未幾老成多折輩行與交一時名勝
無不重其文章而樂從之遊得其評批珍於金璧洪
澹軒大容朴燕巖趾源最其得意交也然懋官之學
不專爲文章也蒐羅古今貫穿宇宙兵刑禮樂之盛
仙佛神姦之怪文字制度之懿夷狄獸禽之醜手抄
心識蓄爲常用而考据辯證又若顧炎武朱彝尊之

青坊集卷十
爲也其意蓋欲集千古之典章任一世之文獻也不
亦偉且壯哉嘗入燕都遇其才俊則無不傾心結交
欣若初覩而浙江潘庭筠相其眉目謂之異人後復
寄詩許以東溟第一流也然懋官不喜貴遊不事程
文端居教授從之成材者衆內行醇備敦尚人倫一
與之交終身不渝性又清介絕人固窮忍飢人所不
堪安之如素其以青莊自號亦取其求食不移喙也
常以枯死窮壑爲期而於世不蘄遇也檢書之命
忽自天隕羣公迭劾 聖上特知如獨爲懋官設也
承 顧問而叅述作懋官之才學於是乎展 榮寵

多外臣所未知也餘蔭至及其二弟然懋官逾益謹
慎出入 禁闈十數年小心如一日破靴弊帽徒步
趨 闕矜氣華色不見於貌出涖郵縣律已益嚴古
所謂處膏不潤於懋官見之以故修潔之操孚於上
下不但以才學重也余之待罪外閣賴懋官在內省
步趨常與之偕及撰海東邑誌子才亦承 命而來
梨營 恩醞乃懋官爲之主也余又比屋而居朝夕
過從殆若形影之相隨一日不見曠若三秋卒之離
合存沒之感萃焉子才還山遽沒余哭之其館今又
北出未久懋官之訃至矣嗟乎子才猶長我十數年

矣懋官則少我九歲而乃遽先我逝耶子才喪而吾無所聞過懋官亡而吾無所質疑反顧俛俛吾誰與歸嗚呼痛哉然是猶戚吾私也夫天之生才將用之世也况又 聖人作興萬物咸覩寸藝尺能無不自達於 上俱以得時爲幸况懋官之才之美而遭遇如彼之盛耶是必不偶然而生者也我東文獻三國固貿貿也高麗稍襲中國之制然猶金元之餘也我朝則 列聖繼興名賢輩出制度文物彬彬乎三代之盛也然文獻之在下者如十志三通之類尚未有作者 聖朝有餘憾也然作者之爲難從古然也有

其才患無其學有其學患無其識有其識患無其職有其職患無其時故二十一代之間文獻雖博述作則無多也今其才也學也識也懋官皆兼有之而職則班揚之叙述也時則堯舜之制作也又幸生於諸子之後得盡天下之觀而 聖上之責任懋官之報效惟此之爲職武譜之編即其一也文獻之成書非其任耶然則懋官之生也天若有意於斯而反乃促其年命不底厥成何哉將文獻之猶有憾而叙述之尚待人耶夫以眇然一布衣位居百僚之底而文獻之責莫之尚也又於世難矣不然以其英明之氣恬

靜之資而年不及於下壽耶嗚呼惜哉詞曰

在地爲珠玉在天爲星宿在物爲麟鳳在人爲靈秀
是皆氣之粹君惟得其一挺生旣超凡修飾亦罕匹
材以品爲貴學以心爲師聰明與玄悟獨擅天下奇
孰知琮璜器乃在蓬蒿室希音忽上聞 異渥遽旁
溢聯翩四檢書讓君立上列簪筆上 玉階顏貌皎
冰雪漢則掌故吏唐則供奉官直爲 恩榮重還忘
轍跡寒豈惟羣公賞偏荷 九重顧密勿 前席對
全勝賈生遇蔚然文獻任當世捨君誰天生博雅才
用賁 聖明時其來諒未易其去一何速江山返英

氣簡冊駐剩馥在昔五山沒奎躔實示咎我未解天
象於今無此否渺然人亡痛何地洩吾悲精爽豈遽
散夢寐或見之鬼唱江南土巫招塞北雲泉塗目猶
視忍訣堯舜君况君長逝後喪難徧君屋咽結西河
涕從子就山麓孰能調君家如郊有孟簡廣文自君
始榮名固無限泚筆寫哀誄吾道益孤錯莫公私
憾 昭代失鴻儒

吳伯深哀辭

吾黨不幸去年之春失李懋官今年之春失吳伯深
嗟乎懋官之沒如玉碎星隕伯深之沒如虎倒龍顛

此舉國之士所共悼惜豈獨吾黨之不幸哉乃其私
憾則並捨老親而逝者也何天之偏降酷於孝子耶
嗚呼哀哉余之交伯深最晚方其名聲藉甚於場屋
間余在鄉峽漠然不相知也及余從宦於洛則伯深
反浮游京外面雅亦未厚也卒乃閱歷多而際會盛
聯武於承明著作之庭而相知始深矣伯深內行醇
茂孝於親友於昆弟篤於宗族故舊家居躬執鄙事
如始不官者然於書無所不讀尤好易及朱子書著
述甚多政事過絕於人所至縣邑具有成績可紀去
後之思逾益不衰要之非百里才也鄭右相弘淳嘗

欲超用之而未果伯深氣格豪雋識解明確若可以
將三軍折羣疑而有裕每稠人廣坐抵掌談辯一座
盡傾莫之與亢以故知伯深者無不以人傑許之然
伯深之屢被齟齬於世亦未必不由此也伯深世受
知於閔右相百祥而弘燮乃其螟子也弘燮敗而累
及伯深坐廢十餘年卒之幽光上徹始除利城以其
親老亟賜恩遞繼得保寧三爲文法所中中輒蒙
貫伯深感激殊眷誓以死報解官而身遽沒矣夫
驥步局於短轅鸞翻鍛於叢棘從古志士之所同戚
也然亦有時命之異焉伯深之曩之枳闕時固然也

青坡集卷十
晚結 主知若可少展其材具而卒止於此庸非命耶生之欲其用也用之欲其成也宰物者於伯深得無反其常耶然士生斯世淬勵材具不負受中之責一幸也立身揚名樹英望於當世二幸也遭遇 聖主備受特達之知是又其萬幸者也從古材俊之士得此者有幾伯深則具有之矣是亦足以自快於千古用未稱其才也何傷哉得於此則失於彼理之常也且其慳之於今將欲闡之於後也天之餉伯深不已多乎持此足以慰長逝而勉後人也若余之白首孤寄連喪兩友如距蚤之失耦俵俵乎此吾誰與歸

隔歲二誄非惟悼友正所以自悼也嗚呼哀哉辭曰
英俊之才世不常有輔才以學其質益厚發爲事業踐爲行檢氣由此養志由此慊是爲通才可使大受維伯深父此厥猷守材具之富問學之備場屋盛名直其餘事晰乎政務達乎內外牛刀薄施至輒稱最橫逆之來子則何損力田劬學窮益務本及尹環衛俾獻長楊紫衣傳促榮動禁廂余亦被 宣夜入喉院躡子清塵荷 上寵揀雋則輒讓衆孰與京繼又應製隊亦摛英粉署華硯吾惟子卽豈以聲律推乃氣力 丹批降霄絕於桑暎愧居盧前偏辱 君恩

循轍之謹 衮褒偕及感 恩之製同在外邑渺然
南北聲氣相傳迨我徙郡子則歸田篤勤親養寔藉
君餘冀卒宿志勉作成書報答之願矢以一死展拓
之步亦豈此止脩期遽促孰司其正幽音跨塞執書
涕迸 君親一念結轡昭冥忍遽永訣目其能扁天
生人傑用乃止斯豐玉荒穀並嗇厥施念子氣魄鍾
自川嶽沒豈徑消逾見其卓英靈陟陞薄彼玄宙駕
策風霆捫歷星宿帝居孔邇天路豈窄游戲自專軌
轍靡隔尚戀 明時瞻顧 清閨跡畱玄亭詞續文
園餘芬剩馥沾丐後人我作誄辭式表世珍

松巖李公哀辭

有君子之才者未必有君子之志有君子之志者未
必有君子之行三者具然後方可謂之全德而如未
可得兼寧捨才而取志行也才固難也然志行之於
人本也才則其餘也然世之以才稱者多以志行稱
者少今人之不及古非此之故耶嗟乎以余之所睹
記勵志篤行無愧古人者其惟松巖李公平乎公少學
於吾先子屢至吾家又與余學易於遲齋金先生余
又羈宦在洛客於公屢歲知公本末宜莫如余公至
性過人內行尤媿孝悌盡分事仲兄如嚴父卽其所

嚴事可知祭雖在外致齋如祭篤於儔友慈於惇獨
不喜華飾不慕榮利閉戶端居如處子定僧以彼之
志行雖無學問之助亦足爲一世之清士况其寢處
者古經也寤寐者古道也雅志常行惟欲追古人而
伍之力學孰過於是天賦之美輔以學力可不謂之
君子儒耶以故見諸行事者皆可爲矜式義所當爲
死生不足懼也義所不可賁育莫之奪也秉心寧失
之苦無失之懈執德寧失之固無失之蕩行或歉意
怵若負戾推善讓長勇於屈已矯然而遐睎湛然而
潛思萬世也而朝暮千里也而尺咫幾若可以跂及

而卒不能至者非志行之不足所未至者才也故如
公者作於貢舉之時則得出於科目之時則違斯君
子所以亦有古今之異也惜乎乃其矜式止於家鄉
也卒之病益痼而命益窮則公亦無如之何矣然一
硯一几手一經而終日白首如始學也朱夫子所謂
一息未泯此志不容少懈者今於公見之推斯道也
儒可使立鄙可使敦不足爲世教助耶夫周官之三
物賓興六行居其一孟子曰士尚志若行與志道之
終始也公之以此終身足矣若今之所謂才者公亦
不屑有也余於公平居議論殆無不到嘗笑語公曰

青坊集卷一
使子爲漢文之爭臣康節之執友則何如蓋欲矯公之過執也公亦笑而不答然余之志行愧公多矣尚安能爲公助哉嗚呼抵老相照惟此心爾今遽隔以千古矐言疇昔邈若山河蘄名於後亦非公願然志行之不可泯者烏可以無傳遂披涕而爲之書以卒後死者責辭曰

哀一士之不偶古之人而今世行何獨其潔飭志何獨其卓勵兀癯容於閒居耿苦心於潛契諒性分之絕人矧家法之邁儷惟小學之律身縱在昔而罕媿幸余托夫蘭室與共榻者幾歲先君思而對勗長者

教而偕逮蟾江杳而雪皓葉岫寒而烟霽林園遠於檜巷宛小山之叢桂專講劇於古經捨頌雅則豕繫欣並好於翰墨願同傳於儒藝風流爛於靜暇異素好之孤詣忽反省而獨喟若脩程之長滯豈材學之未逮將時命之忒戾嚶嚶志而曰古宜在今而鑿枘藉或歉於芬華寧爲病於德慧維至行之過拘信苦節之難繼及余官於海濱子則返於湖滢慚凋神於米鹽艷竭力於孝悌晨星邈於北南獨魂夢之交逝年並高於內行志逾暢於外厲崔無私於尺帛庾不懾於凶癘徵花樹之篤娛亦推友於棠棣安插糲如

青城集卷十
定分憾表馬之獨癸一息頃而寧解吾得正而斯斃
偏窮命於晚節予一身而枯蛻證遺恨於苦癖歛毫
墨而偕瘞嗟螟子之繼波遽又斬於清系遐貞士之
酷阨漭老昊之難諦希知德於濁世孰幽光之標揭
哀誄亦其後時攬春薤而沾袂冀九原之相照敢一
言之或贅懷江漢之永阻以朝暮而遐計

洪公晦顯圭哀辭

故家名門多生公輔之噐蓋其胚胎濡染專是世德
之餘居養熟習無非家法之懿而賓祭之政可推之
朝廷僮客之馭可移之牧帥幼而凝重因其性也冠

而端厚守其範也壯而勤勵率其職也長而寬裕成
其德也學識則書籍具焉聞見則典章熟焉至於章
奏簡牘之文進退承接之節寒暄則多未之嫻而公
孤之家視若茶飯需世之具不已足乎以故世閥之
門不生才則已生則必賢於人况又行之以謙恭濟
之以噐量則公輔之德備矣鍾鼎便笈裘也雖欲捨
得乎以吾之所睹洪君公晦其人也君生於世德之
後稟質也美受才也優幼不設惰慢之容壯不見驕
矜之色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世寡名利之慾以故年
未三十而公輔之望歸之長者有事輒就問焉即公

青坡集 卷十
一
晦之賢可知使生於寒峻之屋亦足以材用顯况其地望之別耶乃其積累之厚又有別於人者北谷相公雅量鎮物厚德裕昆風範被於江漢之間愛懶公承之布素而儲重望文識與趙東溪龜命齊稱而不幸無年未究厥施時人之悲之如江左之喪衛玠也及其肖孫又復如之即公晦之祖考也若其世祿不過蔭耳尊公夙以材學名世黃甲直掌握中物也顧乃捨之若遺低就蔭調不食之報必在其後匪惟屈伸之常理也公晦屢入經講幾第者數而天獎亦屢及之世皆以爲朝夕可必也而卒無成又卒無年

何哉嗚呼其命也夫莫難乎才而非器則無以受莫重乎器而非德則無以鎮莫盛乎德而非命則無以行具是四者乃可以需世然才也器也德也固公晦之所自有也命則天也公晦其於天何哉方今聖明建極材俊登庸名門髦士接跡交升旁搜草野殆無遺逸而獨公晦則衆期其達必先伍光其世閥者乃遽短命歿矣嗚呼哀哉且公晦之材器不可以一藝稱也然其發於聲律者亦且超詣不羣直以其韜匿不銜知者鮮矣沒而後始出其三齋百選三齋其自號而百選其自抄也尊公持之而慟蓋亦始見之

也笙鏞黼黻之需斯已具矣假之以年老成其材豈
不滋爲世道光耶嗚呼惜哉然方長之折枿必加茂
是亦屈伸之常也公晦之孤穉而凝重如成人公晦
未食之報必於斯發之惟此可以慰長逝之恨而紓
高堂之悲也歟嗚呼痛哉辭曰
胡使之秀而不實也旣昇旋奪若相嫉也世德之餘
又復屈也問諸真宰辭亦詘也有子克肖待是發也
無怠乎善報賢閔也

鄭公執

東圭哀辭

善息鄭公如玉樹挺峙傍無附枝少余觀其風儀竦

然敬之老益不能忘公旣韜光匿彩隱於祿仕志逾
高而身逾詘不食之報當在其後反乃再遭逆理之
慘老益窮獨天理安所徵哉悲夫公之二胤並愷悌
慈諒裕於承家而次第喪亡其季公執於我逾親公
亦最愛公執沒亦過時而慟屬余以誄詞且曰吾見
宅心如錦無忤於人精介異常決非妄作之人札翰
優於需世嘗亦再中泮庠之解並可書也公非私於
子者余亦識之也熟宜公之久益憾也世衰運否君
子道消則如公執者夭折固亦有之乃今 至治昭
融世運方亨仁賢之壽材俊之達並理之常也又况

名門英髦接跡交升此非公執時耶公以桂肆舊僚受知實深嘗去官而爲梗民所誣有司請逮問公上曰鄭某清士也寧有犯科其勿問公之受知於聖君如此世益知公之賢公執之才而承之進則必爲王國之吉士而卒短命以沒豈名門之不幸耶獨才子之無命耶夫惟苗秀之歎今古之所同憾而公執之逾益可悲豈非以其世哉信乎天不可諶而命不可識也詎不重爲名門憾而賢父慟耶嗚呼哀哉然命爽於性君子寧捨命也壽而頑豈若夭而淑哉公執之得於性者足以有稱則命固無論也豈足

爲公執憾哉然公執不幸無年未及自見於世見之顧在人也視今世文章無足發公執之光者尊公縱以哀誄見屬余亦非其人也安足慰公之悲也是惟可哀也已辭曰

子之始生天豈嗇命承父之賢值世之聖才是有爲用則無競於時也瑞於家也慶曷爲中折宰失其正玉缺蘭摧徑爽其性性命之乖今古同病炯然泉隧幽光掩映餘芬在世視此薤詠

貞夫人洪氏哀辭

婦德徵乎外家政成乎內覲德於外所以觀內政也

青城集 卷十
故見夫子之謙恭則知其內之端莊見夫子之潔廉則知其內之謹約見夫子之勤儉則知其內之貞固見夫子之慈惠則知其內之和厚斯道也不相須則不交濟以之爲政福亦隨之刑家之懿孰過於是厥或不幸而處其變則動忍以安分惕厲以俟命黻佩負戴各循其常疏糲糟糠安之如素然後方可以處艱而無咎茲又儉德之功而內政爲之主也然是猶常變之判也若夫否泰屈伸之交其難殆有甚於處變者夫在莒之徹固君子之所常持也然不家人上下並體其踧踖之意則未可以撤其憂也於斯時也

德之資於內者不益厚耶故不有賢配無以善其變也衆福之歸固其所也具是道者於今世也其維柯汀尚書趙公之夫人也夫人之賢以公知也夫人南陽洪氏家閥爲世冠冕曾祖忠簡相公外祖文翼俞相公夫其世德之美女訓之正固夫人之所自有也及歸於公公家方鼎貴矣然公未嘗以富貴尚人謙恭自其少年時削衣食遠貨色力學清修以至顯揚是雖公之自致然賢助之功半之徵諸天道陽功不藉陰耶然倚伏乘除亦天道也處得其常因必復亨公則暴當其阨緹玃之孝天實鑑之終乃屏處荒墅

如窮人之無歸然怨尤不色見也好遯安貧惟盡吾分閨閤之助於是爲大及夫泰運回而直道伸公復當其亨矣出則保釐入則財賦廟籌朝望並趨之矣然公居之若驚而意逾下潔廉於官勤儉於身慈惠於人並其謙恭之推而盛德之符也况其憂戚之所成困衡之所作又增益之歛退之意不移於庭闈謹畏之色不渝於盤匱夙興夜寐奉職如一再辭腴藩婢僕亦無憾意卽其刑於內者可徵然非夫人之從順家範亦何以成哉大中又聞諸公矣夫人聰明絕人夜能辨物而逾益韜異處艱二十年一言不及爵

祿乃其貞固也如此其餘可推而知也及其歿也上嘗語筵臣曰予聞趙氏婦容德俱盛宜戶判之甚悼之也夫人之德蓋已聞於九重不亦休哉處困履亨一是德也衆福不歸之耶以故壽屆周甲爵列命婦三子並修潔好學克世其家歿則歛於夫子之手婦人之福於斯備矣况聖明之知及於身後其爲女教之光而世道之幸也大矣豈獨夫人之榮哉大中公家舊客也備見其屈伸而益知夫人之賢迨其葬也因其長胤之屬謹具書之且以祝公之終始係之以辭辭曰

青坡集卷十
婦道無遂因夫而宣安於處約益見其賢簪珥之榮
知德者天徵之在後女史之編

徐訓將有大哀辭

英廟癸未余從通信正使濟菴趙公入日本今大將
軍徐公亦以幕佐從一見相得年又同庚然亦負氣
不相下當渡壹岐海順風驅帆疾勢如箭踔四百八
十里纔三時耳半渡上使船鴟折幾覆使相負國書
立船頭督衆救船梢工束手船中並無人色副鴟束
於柁屋卒不得拔公適病卧遽起奮椎碎其繫遂拔
而就鴟穴急湍蹴之以入船遂獲濟是雖天佑非公

之胆力何以致此自是一行皆稱徐將軍然公則不
自功也公家世儒素非欲以韎跼進而特其英武自
至投筆戎垣亦有尉薦者公素善大字倭人以爲寶
及爲統制使至卽捐千金買南原雪紙日習二卷乃
書洗兵館額揭之魁偉稱其館公之大字遂擅名於
世公雖鼎貴未嘗忘貧賤時居室覆以茅喜賓客樂
施與仰哺之家不可勝計外內摠兵三十餘年未嘗
殺一人以故捐館之日五營之卒聚哭公門如喪其
父性又勤孜未嘗自逸治園圃藝禾稼牛羊雞豚牧
若鄉舍花木亦取有實者一果不虛植也教誨子孫

各以其業不使之遊敖以故成材者衆公退輒赴射場盡乘乃返日以爲常風雨不廢也及射力減則乃課習書日磨墨盈升其心力又如此然是皆公常政也乃其大者存焉所貴乎人者以其有信義也夏侯令女不云乎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彼女子尚然況丈夫乎然世之踐此者鮮矣公於趙公固非尋常幕佐而趙公之罹阨也權凶煽禍事將不測而公獨往來省視未嘗少懼及其遠謫送之江外旋爲北兵使走俘數千里饋以藥物趙公臨沒猶喚公名而思之柯汀之處窮亦近二十年知舊皆

絕而公獨加厚問遺如一及柯汀起廢門闌復盛而公則無伐勞色也推此誼也臨難詎負國乎是故笠轂之傍豈無睢盱而信義素孚禍患不侵卒以功名終郭汾陽不過是也公雅不喜聲樂忽於南園別業延賓佐招聲妓盡娛五日而罷返而示懃脫然歸化在傍者亦未知也大歸之期公則自知耶益見其完福也南園則勿川元老之故居而亦海行舊僚也勿老去而園爲公有樹木加茂池館稍廣爲公收穫之所而余亦屢至也今焉已矣棨戟之門蹤跡自疎而心期則深乃遽隔以幽明嗟呼今世可復有公哉猶

青坡集 卷十
有柯汀與道舊也蓋公智數優於牢籠而其性則直
執守近於滯固而其用則通正其所以得衆心而智
福之稱交歸之也此非治世掌戎者法耶遂爲之辭
曰
智未必侈其命福未必厚其材公則兼之任重無災
樂彼者園林木翳如檠戟猶設鞀鼓徑虛滄海之契
白首之涕人亡之慟豈惟傷逝

瞿圃李汝亮哀辭

瞿圃李汝亮寢疾沒於京第得年纔四十六訃至余
執書而涕曰惜哉今世失一俊人恨余老病不得往

視其歛未濟堂金命汝則將發湖海之行赴哭之甚
哀然是皆知愛子者也乃其嗟惜疎昵同辭喪之翌
日適朝會辰也上自公卿下至隸臺莫不皆然太湖
洪太和子外兄也目覩之班行以語余者如此以是
推之北州人士尤必有涕泣而相吊者不知子何修
而感服人至此始余遇子於東萊子舍時子尚少而
文章噐識已足尚人與至宋公壇乃泉谷殉節處也
爲之酌酒一杯相與痛飲大醉夜深不起劒舞前聳
月色交映視子眉間直有吸滄溟躡倭酋之氣余益
偉之子之伯氏登第與賊臣洪國榮忤及國榮擅權

削其金榜以逞其憾世莫不寃之而伯氏亦遽沒矣
先公痛切心曲還朝則欲陳章籲寃嘗諮於余余曰
無以也二哥必登第登第則寃自伸矣時國榮已敗
死而吾言亦倖中然子於科甲未嘗苟也嘗入殿講
將賜弟子俛而奏曰一字適誤臣實自知未敢受也
上益器重之未久登第浸浸乎將大畀也然常欲挫
其氣而用之謫補北邊殘堡內則典涓司官以困之
瞿圃之號亦以 上之目以狂也然子志則未挫也
蓋子以宗戚世臣一念宗國未嘗從俗俯仰必欲納
君於無過措世於無黨而自待則有犯無隱之義也

故遇事力言不避時諱一疏纔騰衆怒交萃 上雖
憐覆亦未如之何矣及其對吏明將置供片言失對
必無幸矣 上乃夜遣近侍入獄視其供草慈母之
顧復不過是也爲臣下者孰不爲之感泣哉如子者
所謂內結骨肉之親外托君臣之義者也遂試於外
四爲北倖所至輒有成績威而不猛清而不介一錢
不自附也而當其用則千金不吝文章之壯偉得於
北者爲多謗焰稍熄進塗將闢而遽遭 天崩之慟
如喪之憾薄海惟均而子之隕毀實不欲生方喪纔
訖而便告逝矣雲鄉歸拜終遂蓐蟻之願苟其不歿

而世有橫議必不從俗而苟容國有外患必不負義而倖免今焉已矣生則徒受 聖主之知歿則長紆志士之憾嗚呼痛哉吾嘗以騏驥之誤蹶鎔錙之遽缺虞子而萊山之詩亦以廉角之未盡化規之子亦犁然而笑子固以一飯之先右我而逝反先於我耶世或謂子之病崇於鬱而天年亦促以子之達識豈其有此然龔勝之沒年乃七十九也南楚老人猶惜其天天年况未五十者耶君子安時處順而已安事乎鬱然其瞿圃之自號也常懷遠遊之志而若鬱鬱乎無所適也間以語余余答曰遠遊不如靜坐乃今

知其邁往之氣自知難容於世早願屈左徒之遐舉耶殆其所以促年也苟云以枳而鬱淺之知子也子之以言忤世與柳原明星漢同而原明亦遽天矣然原明被鎔於異趨子則受戈於同室不幸益甚矣其亦歛矣太湖又言子屬纊之前猶念我不置必欲一面古人之相知今於子見之雖余老病垂歿安得無過時悲也然吾非私慟也實爲時惜也遂爲之誄辭曰

雋才易蹶傑氣易折子兮兼之曷不徑缺旣勤其賦胡遽其奪冥昭交鑿孰尤宰物楚臣之問只自訴屈

青坡集卷十
一瞑而不復視徒吾心之怛怛

慶州鄭生

健弱

哀辭

谷口鄭公嶺之賢者也吾嘗造其廬山扉靜暇故書盈架一子傍侍清修見於容儀信稱其肖子也公到老力學所得於人只一上舍生也意其積累之發必在其子及余北歸公書屢至訊問疾苦多於舊識而卒乃以子訃來嗟乎才子之憾賢士之窮今古之所同悲而今遽萃於公家耶世運既下天理孔舛不幸而罹其厄者天亦不能爲之主也人其如之何哉於是任命之論作焉命安所徵哉理徵於天事徵於人

人天一也而異之者時也是以君子論其世也然世道之亨莫今若也草野材俊之士于于乎日進於朝而嶺之熙運亦庶乎文明之舊也然公則懷寶韜光窮卧荒谷明王不及知刺史不與聞而肖子又天矣豈司物者值其宰耶天曷故焉惜哉君延日人健彌誠夫其名若字也得年才二十八公屬余以哀辭書再三而辭益悲蓋以其自哀者哀子也余之哀之亦然辭曰

在古之人父不哭子兄不哭弟哀今之人邈此上世吉或徵善菑輒咎命天壽通阨孰司其正緬彼谷口

霜霰交積蘭摧其質桂隕其馥俊士之窮重貽斯憾
我所歎者蒼昊莫質仁善奚勸反酷其罰然而壽於
揚烏富於黔婁有子繼祖亦旣抱書是亦足以塞親
之悲而慰幽恨於泉隧歟

青城集卷之十終

